重栞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

口 12
3785
1

重栞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口12
3785
1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學盧宥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竝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

<99-795>

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爲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丘明作、以祛衆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爲國史之言、最爲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弑君、及甯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

春秋載莊子儀宋春秋載祖觀辜齊春秋載
王里國中里覈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
國史而修斯爲顯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
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
卷注曰公羊穀梁二氏則左氏經文不著於
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
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
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
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既曰古
經十二篇矣不應復云經十一卷觀公穀二

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爲
二傳之經故有是化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
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
二篇卽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
二條爲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
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經也言
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
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
爲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
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几所駁正孔疏皆以爲非是皆篤信

專門之過不能不謂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後
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
年內善惡之跡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
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
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
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於春
秋可也

春秋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　奉
勅撰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
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
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
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
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愼與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

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縣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

遂絶夫子内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虚歎衙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衮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寖

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
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
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
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
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
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
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
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
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

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
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
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
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辯
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
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
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
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
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

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
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
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郤缺
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
殽戰同案殽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
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
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
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
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
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
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
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
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
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
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
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
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

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
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
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
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
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
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
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
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
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
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
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
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正義序終

牒奉

勅國家欽崇儒術啓迪化源眷六籍之垂文實百王之取法著於緗素皎若丹青乃有前脩詮其奥義爲之疏釋播厥方來頗索隱於微言用擊蒙於後學流傳既久譌舛遂多爰命校讎俾從刊正歷歲時而盡瘁探簡策以惟精載嘉稽古之功允助好文之理宜從雕印以廣頒行牒至准

勅故牒

景德二年六月　日牒、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馮

兵部侍郎平章事寇

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吏部侍郎平章事畢

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序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事祗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即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壁中有春秋經文

爲孔子手定者與北平侯所獻蓋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
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
抑指北平所獻與左氏傳之學興於賈逵服虔董遇鄭衆頴
容諸家杜預因之分經比傳爲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見
而流傳閒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皇象所書本宋臧
榮緒梁岑之敬所校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同可考者亦
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兼刻經傳杜注文而蜀石盡
亡世間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詔儒臣田敏等校九經鏤本
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於孔穎達等
依經傳杜注爲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有刻
本至慶元間吳興沈中寶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其跋云踵
給事中汪公之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校萃爲
一書蓋田敏等所鏤淳化元年所頒皆最爲善本而畢集於
是後此附以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陳樹華即以此
本遍考諸書凡與左氏經傳文有異同可備參考者撰成春
秋內傳考證一書考證所載之同異雖與正義本負然不同
然亦間有可采者元更病今日各本之踳駁思爲提正錢塘
監生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校本又慶元間所刻之
本并陳樹華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精詳據
摭共爲校勘記四十二卷雖班孟堅所謂多古字古言許叔

重所謂述春秋傳用古文者年代縣邈不可究悉亦庶幾網羅放佚冀成注疏善本用裨學者矣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春秋三十卷首載杜氏序每卷篇首題春秋經傳集解某公第幾第二行題左氏盡某年每行十字有復經勘定處或九字一行十一字一行間有十二字一行者唐人改刊多劖磨重鐫後人即加於本字之上隱公第一盡十一年桓公第二盡十八年莊公第三盡卅二年閔公第四盡二年僖上第五盡十五年僖中第六盡廿六年僖下第七盡卅三年文上第八盡十年文下第九盡十八年宣上第十盡十一年宣下第十一盡十八年成上第十二盡十年成下第十三盡十八年襄元第十四盡九年襄二第十五盡十五年襄三第十六盡二十二年襄四第十七盡廿五年襄五第十八盡廿八年昭元第十九盡廿一年昭三第廿盡七年昭二第廿一盡十二年昭四第廿二盡十七年昭五第廿三盡廿六年昭六第廿四盡廿二年昭七第廿五盡廿六年定上第廿六盡廿二年定下第廿七盡七年定下第廿八盡十三年哀上第廿九盡十年哀下第卅盡十四年

十五年哀上第卅一盡十三年哀下第卅二盡卅七年末載後序宣公上下俱經後梁重刻上卷原刻尚存五六行下卷僅三之一僖公篇亦有數段出自後人重刊然字迹遠勝後梁所鐫崑山顧炎武標舉誤字此經獨多皆非唐本之舊也

不全宋刻春秋經傳集解三冊分卷與唐石經同上冊題襄五第十八闕二十二二十三兩頁中冊題昭三第二十二闕三至八六頁又闕十三一頁及二十一二十二兩頁昭四第二十三闕一頁下冊題昭五第二十四闕二十三二十四三頁每半頁十行注文雙行每行字數不一卷末載經注若干字無附釋音宋刻經注本之最善者書內構字闕筆此避宋高宗諱錢塘何元錫云板心有直學王某等字亦南渡官名也

不全北宋刻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二卷此本惟廿四廿五行行廿三四五字不一惜不知何人所刊也每半板十一注文雙行約多幾字卷末無附釋音

淳熙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每半雙行行廿二字附釋音此宋時坊刻有譌字俗體大致不失其為善本卷末題淳熙柔兆涒灘中夏初吉閩山阮仲猷陲

德堂刊宋兆沼灘乃宋孝宗淳熙三年丙申也末附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蜀為繼先所作

南宋相臺岳氏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宋岳珂刊分卷與唐石經同缺十九二十兩卷每半頁八行行十七字注文雙行附釋音每卷之後皆有木刻亞形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印大小篆隸文楷書不一每頁之末上刻篇識如隱某年桓某年等明代以來翻刻有四皆不若此本之精審末附春秋年表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年表不著撰人名氏

宋纂圖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每半頁十行注文雙行每行字數不一注後附音釋音釋後有似句互注重言等條此宋時坊刻所加

足利本春秋經傳集解見七經孟子考文案山井鼎云左傳考文稱足利本者宋板經傳集解本也今以活字板驗之是為其原本也

宋本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宋慶元間吳興沈中實所刊案新唐書經籍志載春秋正義三十六卷與此合宋王堯臣崇文揔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並同分卷行款與俗本亦異卷一序卷二隱元年卷三隱二年至五年卷四隱六年至十一年卷五桓元年二年卷六桓三年至六年卷七桓七年至十八年卷八莊元年至三年卷九莊四年至十五年卷十莊十六年至二十二僖元年至十五年卷十一僖十六年至二十六年卷十二僖十七年至三十三僖二十文十一年至十八年卷十三宣元年至十一年卷十四文元年至十年卷十五文十三年至十六宣元年至十八年卷十六宣十九年至成元年至十年卷十七成十一年至十八年卷十八成十八年至十二年卷十九襄元年至八年卷二十襄九年至十二年卷二十一襄十三年至二十二年卷二十二襄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卷二十三襄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卷二十四襄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卷二十五昭元年至三年卷二十六昭四年至七年卷二十七昭八年至十二年卷二十八昭十三年至十八年卷二十九昭十九年至二十六年卷三十定元年至七年卷三十一定八年至十五年卷三十二哀元年至十一年卷三十三哀十二年至十六年卷三十四哀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卷三十五哀二十八年至二十七年卷三十六哀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會於夷儀之歲云云在襄二十六年之首與唐石經合無附釋音字無俗體是宋刻正義中之第一善本每半頁八行經

傳每行十六字注及正義每格雙行行廿二字經傳下載注不標注字正義揔歸篇末眞舊式也今校勘記依此分卷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此本雕板南宋遞有修補下至明末其板猶存在注疏中

六十卷本之最善者卷一序卷二隱元年盡二年卷三隱元年盡十一年卷四隱六年盡五年卷五桓元年盡二年卷六桓三年盡六年卷七桓七年盡十八年卷八莊元年盡十年卷九莊十一年盡二十二年卷十莊二十三年盡三十二年卷十一閔元年盡二年卷十二僖元年盡五年卷十三僖六年盡十四年卷十四僖十五年盡二十四年卷十五僖二十五年盡二十八年卷十六文元年盡二年卷十七文三年盡五年卷十八文六年盡七年卷十九文十一年盡十五年卷二十文十六年盡十八年卷二十一宣元年盡四年卷二十二宣五年盡十一年卷二十三宣十二年盡十四年卷二十四宣十五年盡成元年盡二年卷二十五成三年盡十年卷二十六成十一年盡十五年卷二十七成十六年盡十八年卷二十八襄元年盡四年卷二十九襄五年盡九年卷三十襄十年盡十二年卷三十一襄十三年盡十五年卷三十二襄十六年盡十八年卷三十三襄十九年盡二十一年卷三十四襄二十二年盡二十四年卷三十五襄二十五年盡二十七年卷三十六襄二十八年盡三十一年卷三十七昭元年盡二年卷三十八昭三年盡五年卷三十九昭六年盡八年卷四十昭九年盡十三年卷四十一昭十四年盡十六年卷四十二昭十七年盡十九年卷四十三昭二十年盡二十二年卷四十四昭二十三年盡二十五年卷四十五昭二十六年盡二十八年卷四十六昭二十九年盡三十一年卷四十七定元年盡三年卷四十八定四年盡六年卷四十九定七年盡十年卷五十哀元年盡三年卷五十一哀四年盡六年卷五十二哀七年盡十一年卷五十三哀十二年盡十四年卷五十四哀十五年盡二十七年卷五十五哀二十八年盡三十年卷五十六哀三十一年盡末

岡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明嘉靖閩中御史李元陽僉事江以達校刊分卷與附釋音本正義以此本爲據也又案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云毛詩春秋編入陸德明經典釋文共題曰附釋音盖與正德刊本略似矣其實一也考文所謂正德本即指此本修版處而言

同每半頁九行行二十一字傳注正義低一格每行二十字正義雙行以注文改作中號字冠注字於上始於李氏非宋板舊式其佳處多與附釋音本相合有監本毛本脫錯而此本不誤較監毛爲優云

監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明萬歷十九年刊每卷第二三行題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盛訥等奉勅重校刊勅字提行分卷與附釋音本同行款與閩本合惟注文用小字空左卷末載後序錯字較少非毛本可及也

重脩監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此本惟每卷第三行擠刊酒臣吳士元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脩將盛訥銜改列第二行譌字較原本爲多記中所引凡與原本同者則據脩監本其異者則從閩本合惟注文用小字空左卷末載後序錯字較少非毛本可及也與閩本合此本世所通行而亥豕之譌觸處皆是

毛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明崇禎戊寅常熟汲古閣毛晉所刊分卷與附釋音本同行款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

春秋序

○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爲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爲釋例序今不用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爲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是言爲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撰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爲釋例序也序

疏

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爲釋例序今不用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是言爲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撰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爲釋例序也序

興敍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敍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蘭之抽緒孔子爲書作序爲易作序卦子夏爲詩作序故杜亦稱序序春秋名義經傳體例及已爲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須記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禮經也言周史記事褒貶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從而明之所以脩此經之意自左丘明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而有無傳之處故發凡以言爲得也言經旨之表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體自故發傳之體有三至三叛人名之類是也言仲尼脩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備矣總言聖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作也言已異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盡亦無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繆之意實達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左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及古文周官光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大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興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矣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疏〕。春秋至名也○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

曰司掌書曰史史官記事爲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爲記事之書名也○正義曰從此以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爲春秋耳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成文以爲春秋故指言記以爲春秋止解仲尼所修脩魯史春秋以爲褒貶之法也

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別彼列反〔疏〕記事至異也

名又言記事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未連本之辭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統月故以月繫時年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事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必繫時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日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詳略何則案經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雖不盡書日而書日者多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撮集其事書之於策簡其精麤合其同異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脩故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

而用之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正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為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者天之變甲乙者厤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日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義公羊穀梁

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曰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刊定日無褒貶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晝入則為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光明盛實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世本云容成造厤大撓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咸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缺是說月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月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火月譬水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謂之一月所以揔紀諸月也三月乃為一時四時乃為一年故遞相統攝紀理庶事紀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月則異遠近明也別同異者共在月下則同月之事各繫其月則異月之事觀其月則異同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同異必須以月繫時

者但以日月時年冬各有統屬史官記事唯須順敘時既皆月不得不以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月再書者史本異文仲尼從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錯七各反下皆同疏故史至名也。時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事之年表顯也首始也事繫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爲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偏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揔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植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無物不包無事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爲春秋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足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

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與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事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通以爲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稱百歲之後是周之稱歲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爲之號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春之爲言蠢也夏之爲言假也秋之爲言愁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漢書律曆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濕卿也物熟斂也冬終也物終藏之也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爲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録首月其或不録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桓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然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雖於彼無注釋例以爲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代儒者妄爲華葉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

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據周以建子爲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據夏以建寅爲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乃是竅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天性命而失厄酒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

諸侯亦各有國史〈疏〉

周禮至國史○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顯記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屬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二人外史上士四人小史中大夫二人內史中士八人內史下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雖復各有所職俱是掌書之官○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杜摠括兩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雖難備知要傳記每說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故其職掌入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內史小史既主國內又主四方來告之事故傳云國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職文案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今移達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內之志以告四方故傳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據此承受他國之赴也達四方之志者據已國有事赴告他國也春秋既有內外二種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內史兩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爲尚書周公封康叔成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偏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大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黨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弒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弒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

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二年
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
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
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
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
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
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
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
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
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爲立名故傳有左
史倚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
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誤耳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國史
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
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說諸侯各有春秋重詳其
文也大事書之於策○策本又作冊亦作筴同初革反小事簡牘
而已○牘徒木反疏大事至而已○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
瑑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
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

鄭玄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異同物而異
名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
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爲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
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
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
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
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
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
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
於方鄭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
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
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
也小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
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弒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
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
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辭
或多如吕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
者則於衆簡牘以次存録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
傳例云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明是大事來告載之
策書也策書不載上明得之即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

此知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故隱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注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馮簡牘經之所言其事大傳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簡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孟子書名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與齊宣王同時人著此書倚徙刀反杌五忽反檮杌四凶之一杜云頑凶無儔匹之貌乘繩證反車乘也一云兵乘疏孟子曰王一也○既言簡策之異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師事孔子之孫子思脩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第四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彼趙岐注云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是三者立名雖異記事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爲證且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韓宣子適魯○宣子名起晉大夫適魯在昭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盡津忍反後放此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既言諸國有書欲明魯最兼正義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反又如字疏備故云此○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爲氏謚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爲昭公新立身新爲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彼以爲易象卽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卽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處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

故以德屬之人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乃是魯事故言魯春秋也春秋易象皆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歎者味其義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歎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謂易象爻象之辭也鄭立案據此文以爲易是文王所作鄭衆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爲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同鄭說

舊典禮經也 疏

韓子至經也○序言史官所書舊有成法故引韓子之事以此言結之韓子所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太經也韓子之言并數易象此之所見雖謂春秋者指說春秋不須易象故也知是舊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明書於策必有常禮未脩之前舊有此法韓子所見而說之即是周之舊典以無正文故言蓋爲疑辭也制禮作樂周公所爲明策書禮經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謂五十發凡是周公舊制也必知史官所記有周公舊制者以聖人所爲動皆有法以能立官紀事豈得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典策則史官記事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爲光榮而子魚稱爲美談也且仲尼脩此春秋以爲一經若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尼何所可馬斯文何足爲典得與諸書禮樂詩易並稱經哉以此知周公舊有定制韓子所見是也

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 ○告古毒反一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

音古報反崩薨死曰赴禍福曰告

諸所記注 ○注張住反

字或作註

多違舊章 疏

策失官之意計周公之垂法典策其存豈假仲尼更加筆削但爲官失其守褒貶失中赴告策書多違舊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後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官職昭二十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爲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邦國無法羣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雖廣言眾官失職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謂在位者也彼謂賢德之人在天子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

又非賢聖故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致令赴告記注多違舊章也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告然則鄰國相命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則是凶亦稱告也赴告之中違舊章者若隱三年平王以壬戌崩桓五年陳侯鮑卒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類是也策書記注多違舊章者仲尼既已脩改不可復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違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法下以明將來之法**〔疏〕仲尼至之法○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脩之經以魯爲主是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校勘志謂記識考其眞僞者因之僞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令後世有則以此故脩春秋也前代後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類後代人主誠能觀春秋之文揆當代之事辟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不教當時而爲將來制法者孔子之時道不見用既知被屈冀範將來將來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爲時不見用故指之將來其實亦以教當代也**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刊苦干反削也〔疏〕其教至勸戒○此說仲尼改舊史之意教善惡之所存謂名教善惡義存於此事若文無褒貶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杜以晉文之意本欲尊周將率諸侯共朝天子自嫌彊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盡臣禮尋其蹤緒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許止進藥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茲而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者也不罪許止不沒晉文無以息篡逆之端勸事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顯稱弒君之惡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

改也〈疏〉其餘至改也○此說仲尼不改舊史之意其餘謂新意之外皆即用舊史也始隱終麟二百餘載史官遷代其數甚多人心不同屬辭必異自然史官有文有質致使其辭有詳有略既無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謂書策之文史文則辭華史質則辭直華則多詳直則多略故春秋之文詳略不等也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蟲蜚蜮言有頭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歸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異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故傳**

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疏〉故傳至脩之○上傳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聖人誰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下傳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辭止又其傳非又其年也

明之〈疏〉蓋周至明之○既以蓋爲疑辭而知事必然者案傳君子論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舊名明稱舊記爲善故知上傳之言蓋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舊之名傳善聖人而言脩舊明脩前聖之道故知下傳之言蓋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蓋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舊史之文還脩周公之法故重言蓋欲此以上論經以下論傳**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先悉薦反**或後經以終義**○後戶豆反**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疏〉左丘至而發○正義曰丘明爲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爲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爲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言以辨此經之理或錯經爲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在而爲之發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眞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

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是言丘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爲左氏傳也先經者若隱公不書卽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衞州吁弑其君完先發莊公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後經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二年晉納蒯聵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聵自戚入衞如此之類是後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辯其由隱公不書卽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案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類是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以合異也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句明之也**其例之所脩之要故也**疏其例至故也。

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疏此說有經無傳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傳云凡平原出水爲大水書七年秋大水此則例之所重皆是舊史遺餘策書之文丘明略之不復發傳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言遺者舊史已沒策書遺留故曰遺文。**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而事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令力呈反下令學者同要於遙反。**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尋徐音潯又音尋。究久疏身爲至所窮。此說無經有傳之意。正義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說文云籍部書也張衡東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躬覽載籍所見者博以義有所取必廣記而備言之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遙明聖意故其文緩而事遠也將令學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聖人之趣雖遠其賾可得而見是故經無其事而傳亦言之爲此也原始要終及其旨遠並易下繫辭文也尋其枝葉以樹木喻也究亦窮也言窮盡其所窮之處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饜於豔反飫於預反。疏優而柔之至然後爲得也。此又申說無經之傳有利益之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學之篇有此文也其饜而柔之使自求之則未知所出優柔俱訓爲

枝葉究其所窮。又音究久疏身爲至所窮。此說無經有傳之意。正義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說文云籍部書也張衡東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躬覽載籍所見者博以義有所取必廣記而備言之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遙明聖意故其文緩而事遠也將令學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聖人之趣雖遠其賾可得而見是故經無其事而傳亦言之爲此也原始要終及其旨遠並易下繫辭文也尋其枝葉以樹木喻也究亦窮也言窮盡其所窮之處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饜於豔反飫於預反。疏優而柔之至然後爲得也。此又申說無經之傳有利益之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學之篇有此文也其饜而柔之使自求之則未知所出優柔俱訓爲**若江海之浸**。浸子鴆反。**膏澤之潤**。膏古刀反。**渙然冰釋**。渙呼亂反。**怡然理順**。怡以之反。**然後爲得也**疏優而柔之至然後爲得也。此又申說無

安寬舒之意也饜飫訓爲飽饒裕之意也謂上明富博其文優游學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華其大義飽足學者之好使自奔趨其深致言其廣記備言欲令使樂翫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遠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後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心說而衆理皆順然後爲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舉以爲喻脂之釋者膏潤苦脂膏然故稱膏澤也

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疏○正義曰自此至非例也辯說傳之三體此一段說舊發例也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上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何則夫灾無牲卒哭作主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寢則不

其發凡以（其發至通）

致豈是仲尼始造此言也公行告廟侯伯分災二凡之末皆云禮也豈是上明自制禮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諸侯之親疎等級王喪之稱小童分至之書雲物皆經無其事傳亦發凡若上明以意作傳主說仲尼之經此既無經何須發傳以是故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也國之有史在於前代非獨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然凡是周公之禮經今案周禮竟無凡例爲當禮外別自有凡爲當凡在禮內今者所據禮內有凡知者案周禮大宰職於八法之內有官成事品式官法者謂職成事品式官法者謂官府之有策書成事法式也釋例盖以毋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計周公垂典應每事設法而據經有例於傳無凡多矣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盖作傳之時已有遺落上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雖舊例亦非全語上明采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上明撮其體義約以爲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盖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此上明會意之徵致

是其說也然上明撮凡爲言體例不一於一凡之內事義不同亦有因經所有連釋經之所無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經之所無直釋經之所有如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不言祀以經無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蓋以舊凡語少經雖無事則亦連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舊凡語多經無者則略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略其祀獨舉郊雩故莊十一年王師敗績于某杜注云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是舊凡多者唯舉經文也發凡之體凡有二條一是特爲策書一是兼載國事特爲策書者凡告以名則書之類是也兼載國事者凡嫁女于敵國之類是也雖爲國事但他書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禮文備有故上明作傳不在凡例也此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獨爲魯故哭諸侯之條既發凡例乃云故魯爲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魯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卿皆行魯祀例云啓蟄而郊自非魯國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約爲文也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闡昌善反明也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褒保刀反貶彼檢字林方犯反疏其微至褒貶○

此下盡曲而暢之說新意也微顯闡幽易下繫辭文也微謂纖隱闡謂著明舊說云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謂孔子脩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般類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以例稱人觀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謂闡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弒其君是其罪幽隱孔子脩經加弒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諸春秋褒貶之例並是也蓋以爲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上明之傳微顯闡幽乃是經事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大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鄢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幽也上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此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雋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敢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上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

褒貶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爲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諸

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疏〕諸稱至變例○上既言據舊例而發義故更指發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及書曰七人知發凡是舊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正例故謂此爲變例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舊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之以曉人也稱書者若文二年書士穀堪其事襄二十七年書先晉晉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書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如此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故先書弒其君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隱三年王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如此之類是也不言者若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若僖元年不稱即位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稱姜氏薨

不爲親如此之類是也書曰者若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隱四年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如此之類是也案襄元年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譏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先書故書既是新意則追書亦是新意書與不書俱是新意書與不書俱是新意則稱與不稱言與不言亦俱是爲新意言也稱也便即非乎釋例終篇云諸雜稱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數不言其目就文而數又復參差竊謂追書也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蓋諸類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紹者亦注此序以爲序言諸有田僧紹者合爲八名斯不然矣案書與不稱稱亦即是新意與下七者書其文相次若稱字即是新意但當言稱與不稱相次何以分爲別文明知杜言諸稱自謂諸傳所稱不以稱爲新意但以理而論之稱亦當是新意耳

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

〔疏〕然亦至之也○此說因舊爲新也仲尼脩春秋者勑亮反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舊史錯失則得刊而正之以爲變例其舊史不書則無可刊正故此又辯之亦有史所不書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爲義改其舊史及史所

義例者國有大事史必書之其事既無得失其文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故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注云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　故

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

○爲音于僞反又如字

疏　故發至有五○正義曰傳體有三即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是也爲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曰是也書經有此五情緣經以求義爲例言傳爲經發例其體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傳也案彼傳上文云春秋之稱下云非聖人誰能脩之聖人指謂孔子美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事所歸諸例皆盡下句釋其顯者以屬之耳此發傳之體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別之觀文足可知耳劉實分變例新意以爲二事釋例終篇曰正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隨辭以讚之杜也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言甚明尚不能悟其爲暗也不亦甚乎

義在彼

○見賢遍反下同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

不書此二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別釋曲而通暢之也此蓋春秋新意其言揔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舉一凡而事同考諸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暢訓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即位史無由得書即位郤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爲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上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上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及仲尼脩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舊爲新皆此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脩春秋史記之文皆是舊史所書因而裒貶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舊史不書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言其歸趣而已

○趣七住反

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非例也

○其經至例也○此一段說經無

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共會則莫肯爲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爲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會致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齊侯伐萊不與謀曰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共行征伐役與我同謀計議成而後出師則以相連及爲文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爲文此二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文晦徵也三曰婉而成章○婉於阮反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辟本亦作避音同後放此假古推反後不音者同疏三曰至是也○辟本亦作避音同後放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者其事非一故言諸以揔之也若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恥辟而不言經乃書公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爲從巡守備湯沐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勲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隱桓之世周

而義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爲叔孫僑如發也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所以爲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爲辱出稱叔孫舉其榮名所以尊君命也人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別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僖十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遷杞也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此三事屬之二曰志而晦事敘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參士南反又音三與音預疏二曰至是也○彼注云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

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之便欲相與易祊不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天子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惡揚善臣子之義可以垂訓於後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辭從其義訓以示大順之道是其辭婉曲而成其篇章也四曰盡而不汙○汙於俱反曲也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疏〕四曰至是也○彼注云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禮制宮廟之飾楹不丹桷不刻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四年春刻桓宮桷禮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禮諸侯不相遺俘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三者皆非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為之隱具為其文以見譏意是其事實盡而不有汙曲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懲直升反〔疏〕五曰至是也○彼注云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貨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為惡求名而有名章彼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為若竊邑求利而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創惡人勸奬善人昭三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然也盜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唯得懲惡耳而言勸善者惡懲則善勸故連言之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倫之紀備矣疏推此至備矣○正義曰上云情有五謂之體體情一也故五見之一曰徵而顯者是夫子脩改舊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為主故為五例之首二曰志

而晦者是周公舊凡經國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舊史大順義存君親揚善掩惡夫子因而不改四曰盡而不汙者夫子亦因舊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極諫不掩君惡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盡而不汙雖因舊史夫子卽以爲義揔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傳或言書曰或云不書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故微而顯居五例之首懲惡而勸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尋經傳觸類而增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觀其善惡用其褒貶則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紀綱皆得所備矣從首至此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觸類而長之易上繫辭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謂獲麟以前也以後經則魯史舊文傳終說前事辭無褒貶故不數之也觸類而長之者若隱四年經書衛州吁弑其君故書曰衛州吁弑其君是知與上同爲新意又隱元年傳曰儀父貴之也則桓十七年云儀父亦是貴之是也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先儒所傳皆不然○傳

直專反 疏 或曰至其然○正義曰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已爲次言無由發故假稱或問而荅以釋之春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苟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爲仲尼所述據史舊文文害者則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詳略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旨執先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存焉若如所論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意者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今何以獨異欲令杜自辯之 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數句以成言○數色主反下同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綜宗反依傳以爲斷○斷丁亂反故不名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褒則書字貶則稱名褒貶在於一字以見褒貶故荅或人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皆須數句成言語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

疏 荅曰至爲斷○荘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

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經必須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後曉不可錯綜經文以求義理故當依傳以爲斷文異者上明不爲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言之表妄說經文以此知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數句者謂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之或以爲數其文句義亦得通錯綜其數易上繁辭文謂文錯綜理之

文可見者十數家〔疏〕古今至數家○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大傅賈誼洛陽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復廢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頴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注此等此至杜時或在或誠不知杜之所見十數家定是何人也

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上明之傳於上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

而更虔引公羊穀梁○虔芳于反

適足自亂〔疏〕大體至者

亂○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祖始也謂前人爲始而述修之也經之詳略本不著義强爲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上明之傳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謂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觀服虔賈逵之注皆沒而不說者衆矣謂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襲九年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之類是也虔謂皮虔言淺近引之以問意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

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上傳○貫古亂反

之義例揔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去起呂反蓋上明之志也疏預今所以至明與聖同恥爲經作傳經有他義無容不盡故專修上明之志也○上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揔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上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則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釋例曰朱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吾欒盈出奔楚杜注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類是揔二傳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疏其有至後賢○集解與釋例每有論錯闕疑之事非一二也釋例終篇云去聖久遠古文篆隸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舉八貴聞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書者先儒或強爲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是備論闕之之事也然劉子駿創通大義○駿音俊子駿劉歆字子駿反字林作㧑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頼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復扶又反下同故特舉劉賈許頼之違以見同異○見賢遍反下同疏然劉至同異○漢書楚元王傳稱劉歆字子駿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時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

魏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爲一家之學杜以爲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比毗志反）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疏）分經至集解○正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正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厤數（譜本又作諜同布古反厤所具反後不音者皆同）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從而釋之名詳之也（疏）又別至之也○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後人行事相類書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滯在他年非相比校則善惡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異則於其學易明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厤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經傳無例者繁多以特爲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爲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卽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朱衛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王于況反下王魯素王同）王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黜勅律反）危行言孫（行下孟反孫音遜本亦作遜）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疏）或曰至所安○正義

曰上一問一荅說作注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說並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問荅以明之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爲素王其事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問左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問杜於意安否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休所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故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則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麟則爲書來應言麟爲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爲素王作左氏之傳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爲素王故作春漢魏諸儒皆爲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

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爲素臣其言丘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言公羊者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非公羊正文說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後本爵爲上公而經稱杞伯以爲孔子黜之實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其意言周爲王者之後此故謂春秋託王於魯以周宋爲二王之後黜杞同於庶國何休隱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爲王者之後是黜周王魯之說也定元年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何休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何休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也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孫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孫言微文隱義之說自衛反魯危行言孫皆論語文也鄭玄以爲據時高行者皆見危謂高行爲危行也何晏以危爲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誰當和言公羊之經獲麟卽止而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先儒或以爲麟後之經亦是孔子所書故問其意之所安也荅曰異乎

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出如字又尺遂反吾已矣夫○夫音扶下若夫同蓋傷時王之政也統

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古如此問者以所聞而問其異乎余所聞一句歎其所據非理故言異乎余所聞仲尼曰與歎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過匡匡人以兵遮而脅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強之文王雖身既沒其為文王之道豈不在茲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已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聖人受命而王則鳳鳥至河出圖仲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蓋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時無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鄭玄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袁廣九尺上有刻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為河圖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誰當杜古○瑞垂為反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所○應應對之應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

而起固所以爲終也〈疏〉麟鳳至終也○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非虛其應也爲人所獲是道無所行功無所濟與麟意復爲外物所感既知道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爲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荅上春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問又言已所以爲終之意然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傳識緯莫不盡然禮記禮運龍白虎者以鳥獸而爲瑞不出五者經詩序曰麟趾關雎之應鸞鳳鳳凡言五靈者舉鳳配麟足以成龍白虎並爲瑞應只言麟鳳便言五靈之文出尚書緯也禮記禮運句略其三者故曰五靈其五靈之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蟲之長有由也其意言四靈與着物爲羣四靈既擾則羞物皆備龍是魚飾之長鳳是飛鳥之長欲食所須唯此四物四物之內各舉一長虎麟皆是走獸故略之四靈杜欲偏舉諸瑞故備言五靈也直云絕筆獲麟則文勢已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編年之書必應盡年乃止

人年唯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祚才路反胤以刃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中丁仲反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墜直類反是故因其麻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王如字又于況反垂法將來〈疏〉曰然來○上既解終麟之意未盡或問而直言曰者以荅前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絕筆即因此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事乘前起後之勢問

者言絕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錄公何也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遷居洛邑平王爲首是始王也隱公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位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莫爵爲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撫養下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開中興之功隱公能大宣聖祖之業光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或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致之資而竟不能然只爲無洪故也隱公若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能然只爲無洪故也仲尼悕其如是爲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豈致此乎是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麻數剛其時人之行事采周公之舊典以會其時人之行事采周公之舊典以會合成一王之大義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冀得垂法將來使合成一王之大義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冀得垂法將來使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問者不直云隱公而言魯隱公者言魯隱公者言魯隱公意問者不直云隱公而言魯隱公者言魯隱公者言魯隱公言隱決其不始於隱公挾此二意故并魯言之也其荅直言言隱決其不始於隱公挾此二意故并魯言之也其荅直言隱公不云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爲韓起所說可知故也周自隱公不云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爲韓起所說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地是爲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地是爲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王中謂之東都成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爲西周平王始王中謂之東都成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爲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即位隱

公二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詩譜疏云永錫祚胤言福祚反後胤也尚書召誥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長命也襄十年傳曰而以佩陽光啓寡君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據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而云會成王義者春秋所書尊卑盡備王使來聘錫命賜合有天子撫邦國之義公如京師拜賜會葬有諸侯事王者之法雖據魯史爲文足成王義故得垂法將來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曆即周正也○正音政讀者多音征後皆放此

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疏所書至義也○疏言作春秋之意然後荅魯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盟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侯稱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安在魯周王魯乎若魯周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

非魯周也故引論語以明之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夫子設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豈空然哉必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爲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魯周故云此其興周之義也注論語者其意多然惟鄭玄獨異以東周爲成周則非杜所用也若

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疏

若夫至之也○此一段荅說公羊者言微其文隱其義之意若夫者發端之辭既荅王魯更起言端故云若夫聖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來欲使將來之人鑒見既往之事聖人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即雜則情趣瑣近立言高簡則旨意遠大章句煩多則事情易顯文辭約少則義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隱之也文王演易則亦文高旨遠辭約義微益復孫辭辟害以彼無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爲所隱也其意往考來情見乎辭皆易下繫辭之文彼作彰往而察來意不異耳**聖人包周身之防**○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既作**

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疏聖人至聞也○此一段荅孫言辟害之意若成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滯於東都孔子絕糧於陳蔡自古聖人幽囚困厄則當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謂聖人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云非所聞者言前訓未之有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王明素臣又非通論也**○論力頓反疏子路至論也○此一段荅素王素臣爲非也案論語稱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死使門人爲臣欲令以臣禮葬吾之於人也於誰嘗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君冀其顯榮夫子夫子寥而責之我實無臣何故而爲有臣路使門人爲臣纔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爲欺天況神器之重并人臣所議而云仲尼爲素王王明爲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人之生與運隆替運通則功濟當時運閉則道存身後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爲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爲

升降自由聖與不聖言之立否乃關賢與不賢非復假大位以宣風藉虛名以範世稱王稱臣復何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號不爵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羨富貴而恥貧賤長僭踰而開亂逆聖人立教直當爾也臧文仲山節藻梲謂之不知管仲鏤簋朱紘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而言素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方始雪之 **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 ○近誣如字近舊音附近之近誣音無 **疏** 先儒至近誣○此下至為得其實皆明麟後之經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無可尋檢未審是誰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經仍終孔丘之卒雖杜氏之注此經亦存而尤責先儒引經至仲尼卒者蓋先儒以三年而後致麟雖得麟而猶不止此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謂之近誣明先儒有此說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是其宗舊說也服虔又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義為說則服氏於此一事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為制作而來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誣罔也言近誣者心所不悟非故誣之故云近誣也 **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 ○邾張俱反射音亦 **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為得其實** 公至其實之經亦止獲麟乃作義取公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之徒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旨故未以為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并自成已說起麟之意也 **至**

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 疏 止獲麟而獨據公羊者春秋之作義取公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之徒義無以異傳稱書三叛人名不通數此人以為四叛知其不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旨故未以為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并自成已說起麟之意也 **至於反袂拭面** ○反扶音式 **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疏 至於至取焉○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既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之

下卽有此傳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之者以聖人盡性窮神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於陳蔡則援琴而歌夢奠兩楹則負杖而詠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歎若實如是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爲聖也丞羊之書鄉曲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傳而去異端豈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取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

江西南昌府學栞

春秋左傳注疏卷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春秋正義序 嘉善浦鏜注疏正誤春秋下增左氏傳三字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此本前著銜名如此上空一格勅字提行陝宋慶元刊本奉上有等字閩本監本毛本脫臣字毛本刪臣奉勅三字以下凡慶元刊本則俱宋本

若夫五始之目 閩本監本毛本五誤三

但年祀緜邈餘 姚盧文弨校本祀改紀案盧文弨書多本之浦鏜正誤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後凡與二書同者不錄

欲垂之以法則無位 宋本法作灋

所謂不怒而人威 毛本謂誤畏

鴻猷遂寖寖當作寢宋本作寢

以膠投漆宋本監本漆字並誤作漆後凡監本不誤而重脩本誤者俱重脩監本二本俱誤者則俱監本不分列也

今校先儒優劣毛本校作按避明熹宗諱全書皆然

以至于今宋本毛本于作於按經多作于傳注正義多作於此正義當用於字後人因簡省改作于也

則有沈文何按隋書經籍志作文阿

言後之學者宋本監本毛本毛本言作使

而探賾鉤深宋本賾作賾

其經注易者監本毛本注改作註非案賈公彥儀禮疏云言注者注義於經下皆水之注物是也

案僖公二十三年經云毛本案作按宋本以下皆作案

卻缺稱人者監本毛本卻誤卻

以公姑姊妻之宋本姊作姉下同唐末人从市是也

計至襄二十一年浦鏜正誤襄下增公字非

何得有姊而妻庶其宋本姊誤于

況其餘錯亂閩本監本況作況下放此按況俗況字

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浦鏜正誤據文苑英華大夫下增守字

與前脩疏人毛本脩作修案經典修字多作脩宋本以下皆作脩下準此

春秋正義序終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 閩本監本毛本刪附釋音三字後同分卷與此相合監本毛本晉杜氏注在第二行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釋文十四字閩本空八九字不一監本因刻校刊官銜擠刻每卷第幾之下陸德明釋文五字閩本在第二行之末以下不著監本以下亦不著。宋本作春秋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是銜在第二行第三行此本以下不著宋本每卷同上空二字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 臣陸德明釋文 是銜在第四行此本以下不著淳熙本纂圖本國上有唐字無臣字釋文同文下釋文有撰字淳熙木作附字分二行首行十五字次行吳縣字提行上空三字纂圖本此銜在第三行上空一字牛

春秋序 此本三字頂格在第五行淳熙本岳本纂圖本亦頂格在第一行閩本監本毛本在第四行低二格唐石經及宋本並作春秋左氏傳序今依宋本亦頂格在第四行案孔氏正義云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承陸氏釋文所題也

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 宋本且誤具

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 宋本言作定音誤音

此序大畧 宋本畧作略是也案唐宋人略盼字皆田在左。今依訂正

名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 宋本名義作明義是也與下文明史官記事之書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三明字一例。今訂正

褒貶得失 監本褒作褒案褒俗褒字下準此

先儒錯繆之意 閩本監本毛本亦作繆按古錯謬字多作繆

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浦鏜正誤云逵下脫以已意增改字句及據俗本以校正義者不錄

藏於祕府閩本監本毛本祕字並作秘案秘俗祕字下準此

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天台齊召南云尹咸爲丞相史未嘗爲丞相也相下脫史字

與歆共校傳浦鏜正誤校下增經字

歆略從咸日本西條掌書記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無略字今按山井鼎所云宋本即附釋音本也凡與是本相符者不錄所云古本異本即釋文正義及唐宋人類書中之同異雖錄其說無致是非

及毛氏逸禮古文尚書宋本氏作詩不誤

和帝元興十一年案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愚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

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爲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處文昭云此七字改作建武初元便可通

起穀梁廢疾按廢疾之廢當作癈說詳襄七年校勘記

春秋至名也凡序中某至某也宋本無下並同

申叔時論傳大子之法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傳作傅是也

教之以春秋按明道本國語無以字

禮坊記云毛本云改曰非

以未連本之辭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未作末是也○今依訂正

亦互自有詳略毛本互誤或

及仲尼脩故因魯史成文宋本監本毛本故作改

公不與小斂監本斂作斂案斂正斂字○此本斂多誤
日無裹貶段玉裁云日下有月字
大橈作甲子宋本監本毛本橈作撓
宋忠注云浦鏜正誤作衷
滿而闕缺浦鏜正誤缺作也
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月相會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月作日非也
月譬水水火外光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無次水字
所以揔紀諸月也浦鏜正誤月作日
足明遠近同異毛本足誤則考文作是

是此書之揔名毛本書誤事
一切萬物生植孕育宋本植作殖
無事不記監本毛本事誤物
商曰祀宋本監本毛本商作商是也此別一字○今訂正
年取年穀一熟也按詩補傳引孫炎云季取禾穀一熟
作十有三載乃同浦鏜正誤云釋文馬鄭書注載作年故下云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
秋糴也物糶斂也按糴字書所無漢書律厤志作秋糶也物糶斂乃成說文音部糶收東也玉篇糶亦作糴諸本作糴疑糶之訛此本糶也之間有即田反三字細注分作二行正義作音例多如是與宋本同
諸侯亦各有國史纂圖本毛本亦誤不

○正義曰周禮春官宋本○作陰文大疏字下並同
國在四表閩本監本毛本在作有非
又主四方來告之事閩本監本毛本又誤及
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監本杜字模糊重脩監本誤杜
故杜箋撮天子之史監本撮作據非
但編檢記傳毛本檢作舉避明莊烈諱
鄭公孫黑強宋本閩本強作強按說文作強下準此
必言諸侯無內史者監本毛本無誤為
大事書之於策釋文亦作策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策作策釋文云本又作冊亦作筴案筴策古通用國語魯語使書以為三筴莊子駢拇篇挾筴讀書管子海王篇謹正篇筴皆為書策之策讀氏

家訓云簡策字竹下施束末代隸書似杷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為夾者徐仙民春秋禮晉以筴為正字以策為音殊為顛倒石經凡策字皆作筴
既言尊甲監本毛本甲作幼
以鉤命決云浦鏜正誤以疑引非
傳馮簡賦宋本馮作憑案五經文字云馮義與憑同
鄟邑人也宋本鄟作鄒
詩亡然後春作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春下有秋字此本誤脫○今補正
興於記惡之戒閩本監本毛本之作垂
與周之所以王按文選王下有也字與昭二年傳合
故云此○宋本○作識

謚曰宣子者 宋本毛本謚作謚誤

韓子所見 盧文弨按本見下據疏增魯春秋三字非也

周公所爲 監本毛本爲誤以

以能立官紀事 監本毛本能改爲紀事閩本監本毛本作記事

斯文何足爲典 毛本足誤則

諸所記注 閩本監本毛本注作註釋文云字或作註按記註字當從言通俗文云記物曰註方言廣雅皆有註字乃俗字之叚古者也

昭二十年傳曰 監本二誤三

上之人謂在位者也 毛本位誤外

然則鄰國相命 毛本鄰作隣唐唐元度九經字樣云作隣者訛下準此

自嫌彊大 宋本監本毛本彊作疆

須存於此若也 閩本監本毛本若作者○案十行本初刻若後剜改作者不誤

其餘則皆即用舊史 按文選無則字

或依經以辯理 文選辯作辨五經文字云辯理也辨別也經典通用

皆隨義所在而爲之發傳 閩本監本毛本發作法非也

懼弟子各有妄其意 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妄作妄如今本史記作妄具意無有字盧文弨按本有作自字按具意爲善

左邱明魯史也 按漢書藝文志魯下有大字

是錯經以合異也 宋本監本毛本異誤義

言遺者舊史已沒 正德本閩本監本舊史誤倒毛本作史記亦非

其旨遠纂圖本毛本作旨宋本岳本閩本監本作旨說文云旨美也從匕從甘下凡作旨者準說文改也

尋其枝葉監本葉作葉唐石經淳熙本作葉毛本作葉亦誤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唐石經避大宗諱凡從世字作云

○正義曰宋本○作疏

說文云籍部書也按今本說文作籍簿書也

將令學者本原其事之始監本毛本原誤始

渙然冰釋閩本監本毛本冰誤氷淳熙本作氷亦非下準此

子張問入官學之篇盧文弨校本云學字衍

脂之釋者爲膏閩本監本毛本釋作澤

周公之垂法宋本法作灋按灋法古今字鄭氏注禮箋詩皆以今字證古字如周禮經文灋字注文多作法益一代有一代之字證之字陳樹華云淳化本左傳灋字倘存一二此勝於石經處其實非也○元和陳樹華有春秋內傳考證後凡稱陳樹華者是

夫灾無牲宋本夫作天灾作災按災與灾同

此諸凡者閩本監本毛本諸作書非

是闡幽也按也下浦鏜正誤云當脫其裁成義類五字

故書者隱三年宋本者下有若字

故傳直言其歸而已按杜序歸下有趣字宋本不脫

是如彼之類監本毛本彼作彼不誤閩本作彼亦非

劉實分變例新意宋本實作寔按晉劉寔字子眞平原人浦鏜實疑炫字誤非

替甚尊稱 毛本潛作聽誤

不書其主 閩本監本毛本主作亡非

不書其人有闕也 閩本盬本不誤彼

其行征伐 閩本監本毛本共誤其

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 釋文云辟本亦作避音同文選作避石經璧作辟釋文同按避正字辟假借字

丹楹刻桷 淳熙本桷誤桶

禮制宮廟之飾 閩本監本毛本飾作飭非

此言五禮者 毛本言誤有

從首至此 毛本首誤者

以後經則魯史舊文 毛本則誤作是知與上同爲新意 盧文弨按本是作足

若如所論 案文選如作此

言無由發 監本毛本言作爲

必應有義存焉 監本存誤在

誼爲左氏傳訓詁 按漢書儒林傳詁作故說文云詁訓故言凡傳注之書有以故名者如漢藝文志書有大小夏侯解故詩有魯故齊后氏故孫氏故韓故毛詩故訓傳後漢賈逵作周官解故故即詁也

方進授清河胡常 按漢書儒林傳云更始尊于咸及翟方進胡常

而更膚引公羊穀梁石經作穀五經文字云凡穀穀之類皆從穀省

若觀服虔賈誼之注齊召南云賈誼解詁晉時未必尚有其書杜於服虔賈逵時多駁正此當作賈逵

祔而作主 毛本作誤則

揔歸諸凡 監本毛本揔作總案九經字樣云揔說文作總經典相承通用監本毛本作總轉寫之異下放此石經誤作揔

邱明與聖同恥 宋本監本毛本恥作時

北燕伯款出奔齊 毛本款作欵是俗字

末有潁子嚴者 石經初刻作穎改作潁是也

學者傳訓詁而已 按漢書楚元王傳詁作故

父嶷字元伯授業於歙浦鏜正誤云授當受誤按後漢書賈逵傳云父嶷從劉歆受左氏春秋

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按逵傳云逵尤明左氏傳爲之解詁此本訓當作解

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厤數 諸本作譜釋文云本又作諜

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以下有爲字文選引同

危行言孫 諸本作孫釋文云本亦作遜字按愻順字當从心孫者假借也

是素王之文焉 山井鼎云漢書元文是作見

自聽素王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聽作號不誤

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 毛本元作王誤

此假設而言之 監本毛本設作說非

文不在茲乎 石經岳本監本茲作玆按說文有玆無茲

然後却辯素王爲虛監本毛本辯作辨按却當作卻諸本作却五經文字云却俗字或作
邶乃卻字與此不同也
此章分段大意監本分作各非
明是既得嘉瑞監本毛本嘉誤隹
如中候所說閩本監本中誤申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石經監本同諸本絕作絕按說文云絕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卩
文武之迹不墜石經此處殘闕釋文亦作墜俗墜字
而意不能然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意作竟不誤
言魯史其不始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餘公宋本史作決不誤閩本監本毛本作決俗決字隱決宋毛作隱決諸本亦誤作決

成王雖暫至洛邑閩本監本毛本成誤武
還歸鎬京宋本鎬京下有爲幽王滅於西周平王東遷洛邑因謂洛邑爲東周謂鎬京廿三字乃是完本
而以偪陽光啓寡君閩本偪作福案二字古多通用漢書古今人表有福陽子即偪陽也說詳襄十年
非爲所隱也浦鏜正誤疑爲所二字誤倒盧文弨云所字衍
孔子絕粮於陳蔡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粮作糧案五經文字云作粮訛
乃聞賢與不賢宋本聞作關是也
非復假夫位以宣風宋本夫作大是也
直當爾也宋本直作豈

管仲鏤簋朱紘 閩本監本毛本紘誤紘

無可尋檢毛本檢作撿避明莊烈諱下同

比至孔丘之卒 宋本此本作比此本及諸本誤此今改正山井鼎亦云此作比

據公至其實 閩本監本毛本實下有圈○補案此本正義標起止下多脫○今並增補按不悉出

與黑肱之徒與下浦鏜正誤增邾字之徒毛本誤作徒之

并自成已說起麟之意也起下浦鏜正誤增獲字

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 監本毛本脥傳字

以聖人盡聖窮神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盡聖作盡性

則絃琴而歌 閩本監本毛本絃作援

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 隱元年 盡二年

陽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

杜氏注

孔穎達疏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 ○陸曰解佳買反舊夫子之

經與巳明之傳各卷杜氏合

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第一此不題別之此不言自見〔疏〕正義曰五經題注者以意裁定其本雖可復知據今服虔所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詁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蓋是經之題也服言左氏傳三字蓋本傳之題也杜既集解經傳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爲此題爲經傳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舊本也經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傳者傳也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故謂之經傳集解隱公魯君侯爵杜君宋大夫公書讣本旁引傳記以爲世族譜略記國之興滅譜云魯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爲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九世

二百一十七年而楚滅魯依魯世家伯禽至頃公凡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卽位是歲歲在豕韋禮記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大夫旣死則累其德行而爲之謚周書謚法云隱拂不成曰隱蚤實侯爵而稱公者五等之爵公侯皆稱爲公是禮之常也字書云雖尊卑殊號臣子尊其君父皆稱公是通稱也一者數之始七第訓次也此卷於次第當其一也杜氏名預字元凱畿之孫恕之子也陳壽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爲尚書僕射封樂亭侯試舩溺死追贈太僕諡曰戴侯也恕字務伯官至幽州刺史預司馬宣王女壻也王隱晉書云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當稱德者非所企及立言立功預所庶幾也大覩羣典謂公羊穀梁鄒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厥明之意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憲橫以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爲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荊州刺史食邑八千戶時人號爲武庫不言名而言氏者注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國馬融王肅之徒其所注書皆稱爲傳鄭玄則謂之爲注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名已題在上故也云杜氏而已劉炫云不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爲謙之辭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惠公名不皇謚法愛人好與曰惠其子隱公讓國之君元妃芳非反傳曰嘉耦曰妃適本又作嫡同丁歷反〔疏〕。傳惠公元配孟子。正義曰惠公名弗皇之子也謚法愛民好與曰惠釋詁云元始也妃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爲匹故注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名通適妾故傳云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勝元者始也長也一元之字兼始適兩義故云始適夫人也然則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類是也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異其尊卑殊稱則曲禮所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是也鄭玄以后爲后之言後蓋執治內事在夫之後也夫之言扶言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孺之言屬言其繫屬人也婦之言服言其服事人也妻之言齊言與夫齊等也庶人之賤尤其齊等也以上因其爵之尊卑爲立別號其實皆配夫通以妃爲稱少卑饋

食禮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稱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禮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於妻子則稱伯妾子長者稱孟所以別適庶也故杜注文十五年及釋例皆云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沈氏亦然案傳趙莊子之妻晉景公之姊則趙武適妻子也而武稱趙孟荀偃之卒也士匄請後曰鄭甥可則荀吳妾子也而吳稱知伯豈知氏常爲適而稱伯趙氏恒爲庶而稱孟者也蓋以趙氏趙盾之後盾爲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之與慶父同也推此言之知知氏荀首並得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則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之後傳云中行伯之季弟適長稱伯也或可春秋之時不能如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蓋從心所欲而自稱之耳埶姓子宋是殷後故子爲宋姓婦人以字配姓故稱孟子 孟子卒 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謚先夫 疏 注不稱至夫謚○正義曰魯之大夫人皆稱薨舉謚此獨無謚公卒故特解之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成喪則知此不稱薨亦不成喪也案傳例不赴則不稱薨然則此云不成喪者正謂不赴於諸侯也周禮小史卿大夫不當謚故號當繫夫釋例曰謚者與夫不賜婦人則婦人法不當謚故號當繫夫釋例曰謚者與於周之始王變質從文於是有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婦人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詩稱莊姜宜姜即其義也是言婦人於法無謚故取其夫謚冠之韓始秦姬是也死以夫謚此謚非婦人之行也夫謚已定妻人是某公之妻故從夫謚冠之韓姜定姒是也直見此則夫未有謚或隨宜稱字故云無謚卽從而稱之先夫而死則不得從夫謚解其不稱惠也此言言婦人法無謚也先夫死不稱惠則爲之作謚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則爲之作謚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重言孟子者服虔云繼室以聲子生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孟子之下仲子亦然

隱公

姪娣媵元妃死則謂之繼室○姪直結反字林女一反兄女也娣大計反女弟也媵以證反又繩證反 疏 注聲謚至繼室○正義曰聲是聲爲謚也襄二十三年傳稱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則姪之與娣皆得繼室此既無文故設疑辭云蓋孟子之姪娣也成八年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衍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娶於三國國別各有三女然則諸侯壹聘九女然

此言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者欲言媵者亦有姪娣省略爲文耳其實夫人與媵皆有姪娣但聲子或是孟子姪娣或是同姓之國媵者姪娣以其難明故杜兩解之初云孟子之姪娣又云同姓之國以姪娣媵是也故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是其義也然宋之同姓國依世本子姓殷時來宋荃同黎比髦自夷蕭但春秋不載其國未知宋之同姓者是何釋言云媵送也言妾送適行故夫人姪娣亦稱媵也經傳之說諸侯唯有繼室之文皆無重娶之禮故知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次妃謂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適庶之最貴者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之大者禮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故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言繼適謂妻爲室故書傳通謂妻爲室言繼續元妃在夫之室

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婦人謂嫁曰歸以于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婦〔疏〕宋武至于我○正義曰宋公羊傳

公爵譜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爲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伐滅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代而誅之更封紂兄帝乙之元子微子啓爲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之十四年獲麟之歲也昭公得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而齊魏楚共滅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兄弟相及者二人武公是微仲九世孫謚法克定禍亂曰武○注婦人至於魯○正義曰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也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故嫁於魯夫人然故嫁之於魯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爲此傳言爲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之妻故傳加爲以示異耳非爲手文有爲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爲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笑魯作裝手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傳重言仲子生者詳言之與上重言孟子卒其義同也舊說云若洹圖洛書天神語眞是天命此雖手有文理更無靈驗又非夏天故言有若

生桓公而惠公薨 言歸魯而生旁惠公〔疏〕注言歸至不以桓生之年薨

年薨。正義曰杜知不以桓生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少者未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改葬惠公而隱公不臨使桓爲主若薨年生則纔二歲未堪爲喪主又羽父弒隱與桓同謀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弒君之謀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也年之長幼理無所異杜言此者欲明慶父爲莊公庶兄故顯言此以張本也釋例曰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弒隱公皆諮謀於桓然則桓公已成人也傳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於齊自應有長庶長庶故氏曰孟是杜張本之意也

以隱公立而奉之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爲太子帥國人奉之爲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禎音貞爲桓于僞反少詩照反大音泰舊泰字皆作大後大字皆放此爲于僞反後凡爲經爲傳張本起本之例皆放此更不音

疏 注隱公至位傳。正義曰繼室雖非夫人而貴於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貴則宜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愛之有以仲子爲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讓桓但爲桓年少未堪多難是以立桓爲太子帥國人而奉之已則且攝君位待其年長故於歲首不即位傳是君薨之後仍可以稱大子也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猶正以居正故不言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朝直

即君位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爲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事也凡稱傳者皆是爲經唯文五年霍伯臼季等卒注云爲六年蒐於夷傳者以蒐於夷與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張本也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上下串同文異疑杜隨便而言也鄭眾以爲隱公攝立爲君奉桓爲大子案傳言立而奉之是先立乃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後奉之也君復何所攝若先奉大子乃後攝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鄭之謬也賈逵以爲隱立桓爲大子奉以爲君隱雖不即位稱公改元號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爲大子可矣安在其奉以爲君乎是賈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齊景公立傳云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正謂奉之以爲大子也元年傳曰大子少是立爲大子者以其未堪爲君仍處大子之位故也已薨而言立爲大子者以其大子也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是君薨之後仍可以稱大子生

經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猶正以居正故不言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朝直

遙反下同【疏】經元年春王正月○正義曰此經字并下傳字亦杜氏所題以分年相附若不有經字何以異傳不有傳字何以別經又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故知杜所題也釋詁云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年故稱元年此年之長月故稱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殷以建丑之月爲正周以建子之月爲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正月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周以建子爲正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書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其意以爲王二月王三月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湯也爲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舊王每月書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見其可杞宋二王之後各行已禮正朔宋不行夏杞不行殷而使天下諸侯徧禮二代考諸典籍未之或聞杞未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亡國而慢時主其爲虧倒不亦甚乎且經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王三月若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謂之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爲夏殷王也若如公羊之說春秋黜周王魯則杞非王後夏無可尊復通夏正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事若人年已有王正月者則二月不復書王若已有王二月者則三月不復書王以其上月已是此王之月則下月從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時此下二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莊閔僖元時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文正月無所可見故不書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

可改元正月已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策雖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非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也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此年爲元年也古法既然故漢魏以來雖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繼世之王奉而行之每歲頒於諸侯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當時之王是其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爲頒於諸侯非復文王之爾受今王之正非其義也○注隱公至元年○正義曰傳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月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義雖無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無害此非左氏褒貶之要自是史官記事之體故晉宋諸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實是一年一月而別立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體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人君就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

故年稱元年正者直方之間語也直其行方其義人君當就直心扶大義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示義其餘皆即從其數不復改也書稱月正元日意同於此又解無事而書正月之意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而亦朝廟告朔改元布政故書首年始月以明其應即位而不爲也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爲已有故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德之元年朝於魯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也劉炫爲規過云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正規釋杜云欲其體元長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是劉炫解杜意不爲體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劉炫又難何休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知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春秋緯云黃帝坐五始之文謂此五事何休又云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

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意內之治諸侯不
上春王之政則不得卽位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而後言
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奉天以制
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
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非比辭
也何休自云諸侯不得改元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
公卽位不在王之元年安得同日並見其成體也卽以託王
於魯史之改元元既爲魯所改則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
政正諸侯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無忌王
之立政必云須奉舍其大而事其細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
立教必不可行聖人有作豈嘗爾也黃帝之作五始者爲天
子法乎爲諸侯法乎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
法安得有公卽位乎無公卽位則闕一始何得爲五始也若
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卽位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諸侯
之卽位然王者豈復以已之政正已卽位不通若此何以行
之言左氏者或取爲說是逐狂東走也隱莊閔僖四公元年
傳皆說不書卽位之由故指以爲例隱不行卽位又謙不告
至而歲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卽位又不朝
正則與臣子無別不成爲君故告朔朝廟也

〇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
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
縣南有姑城○父音甫邾子之字凡人名字皆倣此蔑
蔑亡結反好呼報反鄒側留反卞皮彥反本或作弁〔疏〕三月
至于蔑○正義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邾君字儀父者盟
于蔑地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陸六子其第五子曰
安邾郎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爲附庸居邾今魯
國鄒縣是也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行霸儀父
附從進爵稱子文公徙於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
之諸侯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安鄰國天子不信
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
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
泣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
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刻秋官司
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
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立以爲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爲飾
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盛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
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
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
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舍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

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郎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爲盟禮其盟之法案覲禮爲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六玉者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刻諸侯於庭玉府共珠槃玉敦玄戈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曹禮之略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知者故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劒劫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盛之故昭八年涉佗挾衛侯之手及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傳云衛侯之手及掩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

血而同歃是其事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有之此時公求好於邾邾君來至蔑地公出與之盟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雖盟不會者直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注附庸至姑城○正義曰傳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莊五年鄫季來來朝傳曰未王命辭其稱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稱名也禮記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其名通是說附庸之義也王制又云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然則附庸貴賤與天子之元士同也其禮則四命知者天子大夫視子男卿視伯三公視公侯所視皆多一命明知附庸多於元士一命又諸侯卅子未嘗執皮帛及附庸亦執皮帛視小國之君公之孤四命亦執皮帛及附庸稱名者以大四命稱字附庸稱名者以王朝之臣故特尊之而稱字釋例曰名卿大夫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義貶責書其名斥所重也褒厚顯其字辟所諱也然則應

字而名則是貶應名而字則是貴故宰恒書名以貶之儀父書字以貴之傳文唯言貴之不說可貴之狀賈服以爲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知不然者案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公先求邾非邾先慕公復何足貴且書曰儀父乃是新意仲尼以事有可善乃得書字善之不是緣魯之意以爲褒貶安得以其慕賢便足貴之又桓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桓公不賢不讓彼經亦書儀父故知貴之之言不爲慕賢說讓也附庸不能自通大國繼好息民故知爲此貴而字之不貴來朝而貴其盟者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齊盟結好非附庸所能故盟則貴之朝從常法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僞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儔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儔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鄢今潁川鄢陵縣○段徒亂反鄭伯弟名鄢於晚反又於建反又於然反弟音悌又如字僞音儀傑音渠滎戶扃反本或作滎非宛於阮反

〔疏〕夏五月至于鄢○正義曰鄭國伯爵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

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友遷其民於虢鄶虢鄶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聲公二十年魯隱公之二年而春秋之傳終矣聲公三十七年卒自聲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鄭此鄭伯莊公也謚法勝敵克壯曰莊○注不稱至陵縣○正義曰國討者謂稱國若人稱國稱人則明其爲賊言一國之人所欲討也今稱鄭伯指言君自殺弟若弟無罪然譏其失兄之教不肯早爲之所乃是養成其惡及其作亂則必欲殺之故稱鄭伯所以罪鄭伯也傳例曰弟稱弟段實母弟以其不爲弟行故去弟以罪段也兩罪之者明兄雖失教而殺亦凶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其說也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而佞夫不去弟者釋例曰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佞夫不與反謀罪王而不罪佞夫故稱弟也傳例戰敗克取兩國之文段實鄭臣而言克段故申明傳意以解之得儔曰克莊十一年傳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者彼經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實君殺大子而稱陳人者陳人惡其殺大子

王凡十三王兄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一世孫也惠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始薨故使大宰大夫名咺者來至於魯并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助喪之物文五年注云車馬纁束帛兩馬士之制只得駕兩馬此宰咺來賵蓋用四馬也公羊傳曰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穀梁傳曰乘馬曰賵皆謂宰咺用乘馬來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并致二賵或是史異辭蓋二者各以乘馬不宜以一乘之馬賵二人也服虔云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案士喪既夕禮兄弟所知悉皆致賵非獨君之賵臣以賵爲覆則可矣其言襲被臣子則非也何休亦云賵猶覆也蓋謂覆被亡者耳○注宰官至之辭○正義曰傳言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是不應名而名之也貶乃書名知法應書字故云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傳無明例故推此以爲例也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皆是大夫未知宰咺是何宰也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弔事諸侯諸臣幣所用贈也既掌弔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賵之者隱立桓爲大子成桓母爲夫人天王知其然故遣賵惠公因即賵之杜言仲子者桓公之

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也傳稱陳人殺其大子御寇以實言之明經所書國討之例也彼無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言稱是仲尼之變例也稱君爲罪君則知稱人爲國討序云推變例以正褒貶即此類也推以爲例故言例在彼年諸注言例在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新鄭各自爲縣晉世分河南而立滎陽南也又地理志潁川郡有鄢陵縣○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官咺名也咺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咺吁阮反賵芳〔疏〕秋七月至之賵○正義曰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鳳反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大王爲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有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三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仁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紀武王至平

母正見此意不然仲子爲桓母傳有明文不須解也男子之有證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婦人於法無證故以字配姓言其正法然也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證以明所屬是言婦人不合證也繫夫之證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正當以字配姓也其聲子戴嬀有證者皆越禮妄作也○九月及宋

人盟于宿 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

宋今梁國睢陽縣○正義曰春秋之與音預下同睢音雖○注客主至陽縣○例若是命卿則名書於經此盟客主無名故知皆是微者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微言非卿也客謂宋主謂魯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聚會亦直言會與此同也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地主之國亦序於列其經舉國名以爲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經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言脩桓公之好齊人必與可知也齊人不序於列而以齊爲盟地是其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之例此亦推以爲例非凡例也然則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卽亦是例而遠指僖十九年者此既是盟故取盟爲例其實會亦然也故彼注云以曹地曹與會是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亦地以宋者彼注云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故地以宋也地理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也○冬十有一月

祭伯來 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祭側界反國名傳祭仲同使如字又所吏反○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胙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本封絕滅食采於王畿也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是祭於此注以爲祭叔爲祭公來聘魯故言諸侯爲王卿士也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下士稱人大夫稱字唯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之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與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

稱云何杜既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及劉卷卒稱名者彼是天王爲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薨則稱名此云公卿稱爵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爲異也又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者以傳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爲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卒爲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字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衆祭伯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間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未必無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子卿有書字之理

○公子益師卒

日月爲例唯卿佐之喪獨記日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

○斂力驗反見賢遍反下同

〔疏〕注傳例至見義○正義曰傳文與上下作例者注皆謂之傳例釋例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胸股肱或觸何痛如之疾則親問焉喪則親與小斂大斂襯終歸厚之義也故仲尼脩春秋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示厚薄戒將來也即以新死小斂爲文則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之事也其葬襄瀚等生見經傳死而不書卒者皆不以卿禮終也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已絕卿位公不與小斂而書日卒者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經者惠叔毀端於朝感子以叔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傳曰爲孟氏且國故也是言雖不與斂恩實過厚故書日也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孫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脹在外而卒皆公不與斂而書日者釋例曰其或公疾在外大夫不卒於國而猶存其日者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得備非不欲臨也然則爲其有故不得以責公故皆書日也公孫嬰齊書所卒之地餘皆不書地者釋例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而先儒以爲雖以卿禮終而不臨其喪皆沒而不書杜知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者案慶父之死不以

卿禮終而經不書足知惟據不以卿禮終者經始不書明以卿禮終雖全不臨喪亦同書卒但不書日耳春秋諸事日與不日傳皆不發惟此發傳故特解之云春秋不以日月爲例惟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也言事之得失未足以褒貶人君者春秋之文褒爲厚賞貶爲大罰君之於臣有恩則常事不足以加賞無恩則小失不足以致罰故云未足以褒貶也也欲貶責死者君自無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爲勸戒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對君爲輕賤死日可略去故於此一條特假日以見義其餘則不以日月爲例故無傳也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

言周以別夏殷○別彼列反夏戶雅反三代之號可以意求

不書卽位攝也

假攝君政不脩卽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見賢遍反

〔疏〕○不書卽位攝也○正義曰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以不行卽位之禮史官不書卽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傳以解之公實不卽位史本無可書故杜詳辨之釋例曰遭喪繼位者卽位孔子脩經乃有不書也舊說賈服之徒以爲四公皆實卽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卽位於策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而不書若實卽位則爲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是言實不卽位故史不書也傳於隱閔云不書卽位於莊僖云不稱卽位者釋例曰王朝於四公發傳以不書不稱起文其義一也劉賈潁爲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博據傳辭殊多不通案殺欒盈則云不言大夫殺良霄則云不稱大夫君氏卒則云不曰薨不言葬不書姓鄭伯克段則云稱鄭伯此皆同意而別文之驗也傳本意在解經非曲文以生例是言不書不稱義同之意也賈肯何休以爲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爲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悉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爲大子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且公羊以

爲諸侯無攝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三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是鄭意亦不從何說也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位亦攝也又曰惠公之薨也大子少是以桓爲大子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不即位行還不告廟不臨惠公之葬不成聲子之喪尊仲子爲夫人薨則赴於諸侯又爲之立廟此是謙之實也隱公讓位賢君故爲春秋之首所以不人頒者魯僖公之時周王崩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爲之請於周大史克爲之作頌故得入頒隱公無人爲請故不入頒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 克儀父名 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 王賜命以爲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奬王室王命以爲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故不書爵一本無故字奬將丈反 疏 注王未至克卒○正義曰莊十三年齊桓會諸國于北杏邾人在焉及十六年而書邾子克卒故知由申齊桓乃得王命也賈服以爲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蓋以北杏之會邾人在列故謂其已得命也劉炫以爲不然會之意不由有爵與否襄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不列於會故不書邾滕襄五年戚之會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故經書鄫人然則爲人私屬則不列於會不爲人私屬則列於會不可據列會以否以明有爵也昭四年申之會淮夷列焉未必有爵也邾今無爵得與魯盟北杏會齊何須有爵則齊相爲霸自鄫會始耳北杏之時請侯未從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勲儀父何足可紀且齊桓未有功於王焉能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之後但未知定是何年耳服虔云爵者醜也所以醜盡其材也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 解所以與盟也○好呼報反與如字又音預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費伯魯大夫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 疏 注費伯魯大夫至倣此○正義曰史之策書皆君命者謂君所命爲之事乃得書之於策非謂君命遣書方始書也又解史策不書經亦不書之意仲尼書於經者亦因史之舊法舊史不書則亦不書故傳發此事釋經不書之意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謂下盟于

翼作南門之類是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宛於元反〔疏〕初鄭武公娶于申國今南陽宛縣○正義曰杜以爲其事者皆言初也賈逵云凡言初者之乃者初也○注申國今南陽宛縣
娶取住反〔疏〕凡例本其事後有禍福將終之改曰申呂雖哀齊許猶在則申呂由之後正義曰外傳說伯夷之後曰齊許俱出伯夷同爲姜姓也國語曰齊許申呂大姜而得封也然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後中絕至宣王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於謝詩大雅崧高之篇美宣王褒賞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謂宣王改封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
生莊公及共叔段
晉侯在鄂謂之鄂侯○共音恭共地名凡國名地名人名字氏族皆不重音疑者復出後倣此鄂故曰共叔猶晉侯至之鄂侯○正義曰各
反〔疏〕注段出奔共故曰共爲謚謚法敬長事上曰共作亂而出非有共德可稱朔卪四方無人與之爲謚故知段出奔共故稱共猶下晉侯之稱鄂侯也
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寤

五故反惡烏路反注同〔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正義曰謂武姜寤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
生故杜云寤寤而莊公已生
愛共叔段欲立之
欲立以爲太子〔疏〕
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
嚴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
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佗邑虢叔死焉爲反巖五銜反本又作巖虢叔氏伯爵反國名後狀又反
〔疏〕注虢叔至陽縣○正義曰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晉語稱文王敬友二虢則虢國本有二也晉所滅者其國在西故謂此爲東虢也鄭語史伯爲桓公詐謀云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後怠慢之心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是其恃險而不脩德爲鄭滅之事也云虢叔封西虢仲封東而此云虢叔東虢君者言所滅之君字叔也傳云虢仲諸其大夫謂叔之子孫字曰仲也案傳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邻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此虢國有二而經傳不言東西者於時東虢已滅故西虢不稱西其並存之日亦應以東西別之地理志云河南郡滎陽縣應劭

云故虢國今號亭是也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
邑今滎陽京縣○大音泰注及下皆同祭仲曰都城
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
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過古臥反後
不音者皆同堵丁古反長直亮反又如字高古報反又如字
徑古定反疏注祭仲至百雉○正義曰注諸言大夫者以其名
實是大夫以否亦不可委知也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
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慎五
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
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
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
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
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必以雉長三丈爲正者以鄭是伯
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之二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
定制凶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
步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爲三百雉則雉長三丈

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故杜依
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亦無正文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營
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
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以此爲定說也但春
官典命職乃稱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爲節鄭玄以爲國家國之所居謂
城方也如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
玄兩解之其注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爲正說又云或者天
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
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爲
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駁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
人典命俱是正文因其不同故兩申其說今杜無二解以侯
伯五里爲正者蓋以典命所云國家者自謂
國家所爲之法禮儀之度未必以爲城居也先王之制
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參七南反又音三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疏大都
之一○正義曰定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
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

百四十步長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一百步長二十雉也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然則王之都城隅高七丈城蓋高五丈諸侯城隅高五丈城蓋高三丈也周禮四縣爲都周公之設法耳但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其邑竟廣狹無復定準隨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焉下邑謂之都都亦一名邑莊三十八年傳曰宗邑無主閔元年傳曰分之都城俱論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使得其所宜○焉於虔反厭於鹽反**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踣也姑且也○本又作弊蕭扶設反踣蒲北反**疏**無使滋蔓○正義曰此以草喻也草之滋長引蔓則難可芟除喻段之威勢稍大難可圖謀也○注斃踣也○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前覆曰踣**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國不堪貳○正義曰兩屬則賦役倍賦役倍則國人不堪也**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疏**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特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廩力錦反**子封曰可矣**

厚將得衆 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暱近也厚將崩 (疏)厚將崩○正義曰服虔以聚爲聚禾黍也段欲輕乙反親也無基必自崩喻衆所不附將自敗也高大而壞謂之崩注完城郭聚人民○正義曰服虔以聚爲聚禾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爲聚人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繕甲兵具卒乘 步曰卒車曰乘○繕市戰反卒尊忽反步兵也注及下同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啓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共國今汲郡共縣○共音恭汲居及反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

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爲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不弟大計反又如字難乃旦反注同是二君伐而勝之然後稱克非謂真是二君也若真是二君則以戰襲敗取爲文然既非二君而杜注經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真二君者但杜於彼應云以君討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但云而用二君耳準獲麟之後史文夫子未脩之前應云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與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同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殺故不言奔然則鄭伯亦是舊史之文而得爲新意者段以去弟爲敗宜以國討爲文仍存鄭伯見其失教其文雖是舊史即是仲尼新意也○注傳言至其奔○正義曰經皆孔子所書此事特言書曰必是舊史以明義也克者戰勝獲賊之名公伐諸鄢段即奔共既舊史不然夫子始改故知傳之此辭言夫子作春秋改不交戰亦不獲段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者此非夫子之心謂是鄭伯本志不欲言其出奔難言其奔志在於殺故夫子承其本志而書克也鄭伯之於段也以其母所鍾愛順母私

情分之大邑恣其榮寵實其殺心但大叔無義恃寵驕盈若徵加裁貶則恐傷母意故祭仲欲早爲之所予封謂往除之公皆不許是其無殺心也言必自斃厚將崩者止謂自損其身不言惡能害國及其謀欲襲鄭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初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殺難言出奔此時始有殺心往前則無殺意傳稱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命不得裁之非欲待其惡成乃加誅戮也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爲養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稱鄭伯譏失教也止責鄭伯失於教誨之道不謂鄭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即謀殺害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遏其萌漸惡雖未就足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殺乃是誣鄭伯也劉炫云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書克者謂是鄭伯本志也注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自伯之志爲文所以惡鄭伯也

遂寘姜氏于城潁　城潁鄭地○寘之豉反置也**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而悔之**

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　封人典封疆者○疆居良反**疏**注封人典封疆者○正義曰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儀又邊邑也**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爲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舍音捨遺唯季反下同啜川悅反華戶化反**疏**注食而至之常○正義曰禮公客燕食皆有牲體殽胾非徒設羹而已此與華元饗士雖言有羹故疑是古賜賤官之常**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　緊語助○緊烏帝反又烏奚反**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

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語魚據反闕其月反隧音遂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樂〔疏〕注賦賦正義曰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融外洩各自爲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也融融和樂洩洩舒散皆是樂之狀以意言之耳服虔云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見爾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洩羊世反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疏〕注純猶篤也○正義曰爾雅者謂大孝大忠也此純猶篤者言孝之篤厚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後

皆倣此○施以豉反〔疏〕詩曰至謂乎○正義曰詩毛傳及又式智反置其位反又式智反置其位反〔疏〕爾雅之訓置竭永長錫予爾女也此詩大雅既醉之五章言孝子爲孝不有竭極之時故能以此孝道長賜予女之族類言行孝之至能延及旁人其是此事之謂乎族類者言俱有孝心則是其族類也○注不匱至倣此○正義曰潁考以有純孝之行能錫莊公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則與潁考叔同是孝之般類也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謂永錫爾類也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此云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何以昭八年注云叔向時詩義如此所以不同者此是上明作傳稱君子之言容可引詩斷章評論得失彼是叔向之語事近前代當時譏刺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也詩注意類以爲事之般類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薨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疏〕天王至故名○正義曰緩賵惠公生賵仲子事由於王非咺之在二年賵助喪之物過所以貶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責貶王之使足見王非且緩賵惠公專是王過生賵仲子咺亦有德使者受命其受辭

欲令遭時設宜臨機制變王謂仲子已薨令咺并致其賵仲子尚存賵事須止宰咺知其未薨猶尚致賵是則不達時宜恥辱君命王則任非其人咺爲辱命之使君臣一體好惡同之貶咺亦所以責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指所賵之人此指言惠公仲子者彼成風未葬不言可知此則惠公已葬子氏未薨若不言其人則不知爲誰來賵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穆亦爲年月已遠故指其所薨與此同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豫凶事不貶者宰咺無喪致賵文子乃量時制宜備豫此不同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別彼列反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遠近各有等差因其弔荅以爲葬節是位高則禮大爵卑則事小大禮踰時乃備小事累月創成聖王制爲常規示民軌法欲使各脩其典無敢忒差資父事君生民之所極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是以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葬謂之

緩慢春秋從實而錄以示是非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皆通數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宣八年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之嫌也則未及期而葬者不思其親理在可見故傳皆不言其事雖過期乃葬者傳言緩以示譏耳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莊王以桓十五年乃葬積七年也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薨葬中有閏積七月也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緩以譏之也衛桓公以隱四年三月爲州吁所弒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元年六月乃葬積十一月也二者雖亦過期而國有事難故傳皆言亂故是以緩原其非慢不以責臣子也然則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法得禮可知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云書順者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然則特發此傳欲以包羣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而緩於僖見無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知也士踰月者逼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也此注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

葬月其間度一月也士與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與士名位既異因其名異示爲等差故變其文耳其實月數同也同軌同盟至者謂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釋例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尊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共弔葬之經傳也是言禮天子之喪諸侯不親奔也其諸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是正禮也同位至待其使還也外姻至親戚畢集也於天子言畢至以下不言畢者天子貴在尊極海內爲家天下聞喪無敢不至故言畢也諸侯同盟或來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雖或聞喪未必盡來故不言畢也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已舜訖何休膏肓以爲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葬皆數來日葬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鄭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數往月於左氏無害云大夫葬數來月恐非杜旨蘇寬之意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空云古禮事無所出不可依用也劉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爲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宰咺之緩非是爲葬發例故不言凡也○注言同至之國○正義曰鄭玄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王者駕天下必令車同軌書同文同軌畢至謂海內皆至也四夷異俗不可同其文軌天子之喪不能以時赴弔故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也周禮市車本路以封諸侯蕃國蕃國卽四夷也既受王命車亦應同軌而言別四夷者四夷來朝天子天子賜之車服行於中國自然同軌其在本國軌必不同若以市車之文卽言與華夏同軌豈亦能同文也○注同在方嶽之盟○正義曰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然則天子之合諸侯有使諸侯共盟之禮也王合諸侯雖有巡守其非巡守則有事而會會之多少卷王所命不得有同盟常禮禮舊說十二年三考黜陟幽明既分之同盟晫方嶽耳故左氏舊說天子展義巡守柴望既畢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惡獎王室是其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同盟情親吉凶相告故遣使會葬也○注古者至踰時○正義曰同位謂同爲大夫共在列位者待其來至三月待之故知古者於法行役不踰時也隱五年穀梁傳曰役不踰時明行役聘問亦不踰時也

贈死不及尸　贈○注尸未葬之通稱○正義曰尸證反

疏　注尸未葬之通稱○正義曰曲禮下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對言耳今以既葬乃來而云不及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稱也葬則尸不復見未葬猶及見之故以葬爲限也釋例曰喪贈之幣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

球玉曰含然而撼謂之賵故傳曰賵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雖爲賵發其實賵賻含襚撼名爲賵但及未葬皆無所譏也襚以衣尸含以實口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有恩好不以充用也含襚賵撼皆在葬前葬則葬庸既葬則蒲廂是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可

生不及哀 諸侯已上既葬則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三十三年傳云卒哭而祔杜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卒哭止也如杜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三虞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餘事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據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案釋例曰禮記中間既賒或有國事稱號云何是知葬與卒哭相連間無事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案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喪雖社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昭十

生不及哀 諸侯已上既葬則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三十三年傳云卒哭而祔杜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卒哭止也如杜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三虞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餘事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據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案釋例曰禮記中間既賒或有國事稱號云何是知葬與卒哭相連間無事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案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喪雖社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昭十

字〔疏〕注諸侯至終喪○正義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三十三年傳云卒哭而祔杜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卒哭止也如杜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三虞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餘事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據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案釋例曰禮記中間既賒或有國事稱號云何是知葬與卒哭相連間無事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案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喪雖社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昭十

二年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於時鄭有簡公之喪未葬故請免喪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以此知諸侯既葬則免喪喪服既除則無哭位諸侯既然知天子亦爾尚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是天子諸侯除服之後皆諒陰終喪也晉書禮預傳云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雅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天子之喪稱君薨稱天王崩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向議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議景王不讓其除喪而議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

之制葬枚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四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仁也屈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於時內外卒閒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預謂鄉人陰陽曰某事體大本欲宣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今也宜博采典籍爲之證據全文。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厥通危疑以弘指趣其論具存焉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以諒闇爲凶廬杜所不用

豫凶事非禮也 伸子在而來赗故曰豫凶事 ○八月紀人伐

夷夷不告故不書 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倣此。○箋音官見賢遍反下三見同

疏 紀人伐夷。○正義曰世族譜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滅之世本夷妘姓傳無其人不知爲誰所滅釋例土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村云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釋例土地名釋例土地名注爲闕則二夷別也世族譜於夷詭諸之下注云妘姓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爲一計莊武之縣遠在東垂不得爲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

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蜚負蠜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物非唯史策兼采簡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倣此。○蜚扶味反蠜音煩又音盤

疏 注蜚負至倣此。○正義曰釋蟲云蜚蠦蠜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蜚郭璞云蜚即負盤臭蟲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蠜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爲蟲臭惡南方淫女氣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或爲災或不爲災也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蠦爾雅所釋當言蜚一名蠦蜚說爾雅者言蜚蠦一名蜚負盤漢書及此注多作負蠜者釋蟲云草螽負蠜彼則歲時常有非災蟲也蓋相涉誤爲蠜耳又明下有成例此不合書而傳發

之者明傳之所據并獨正史之策亦兼采簡牘所有故傳據而言之案上傳紀人伐夷注云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則此有蚤亦明春秋例此云傳之所據并唯史策兼采簡牘則上紀人伐夷亦是兼采簡牘但紀人伐夷他國不告故以明例解之蚤是魯國之有故以兼采簡牘通他如此類**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敗必邁反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遇反敗他也後倣此**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宿而已他皆倣此**○冬十月庚申敗葬惠公弗臨故不書**以桓爲太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爲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惠公之薨也有闕是以敗葬**○少詩照反疏有宋至敗葬○正義曰上云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則隱公未立之前惠公敗宋師也今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蓋是報黃之敗來伐魯也隱公將兵禦宋委葬事于太子故有闕也服虔以爲宋師即黃之師也是時宋來伐

隱公自與戰然則隱自敗宋還自求成傳何嘗闕敗於惠公而猶言公立也且薨之與葬相去既遠豈有宋師薨時已來城而後去○**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顧命稱康叔爲衛侯則初封侯爵也世家康叔十一世孫尚書顧命稱康叔爲衛侯子則稱伯至頃侯復爲侯故今桓公爲侯爵○注諸侯至倣此○正義曰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不言送葬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不言諸侯親會葬是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此云不見公不書介葛盧亦不見公而書者此則公在國而不與衛侯相見故不書彼則公身在會國人賓禮之又欲見其一年再來故書之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共叔段

之子○滑于八反又乎八反 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
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爲于僞反陝失冉反
字作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 公子豫魯大夫私請
陝
師○豫音預 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
翼 翼邾地 不書非公命也 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
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 興作大事各舉以備文○十二月祭伯
來非王命也○眾父公子益師卒 眾父字○眾音終 公不與小
斂故不書日 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爲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 注禮卿至書日○正義曰喪大記君不書日○臨臣喪之禮云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卿是大夫之尊者也既小斂大斂君皆親之所以崇恩厚也小斂大斂皆應親之獨以小斂爲文故知始死情之所篤故也賈逵云不與大斂則不書卒然則在殯又不往者復欲何以哉之經傳無其事不宜妄說故杜以爲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夷蠻皆氐羌之別種爲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潁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氐都兮反羌卻良反種章勇反駒音拘濟子禮反水名凡地名皆同 疏 注戎狄至魯地○正義曰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詩商頌曰自彼氐羌氐羌西戎之國名也杜欲明其在遠無以相形故云氐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非謂四者是羌內之別也其實氐羌乃是戎內之別耳戎子駒支云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慮不堪會盟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爲禮也沈氏云會據公往戎爲主人戎不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戎是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魯故知○夏
五月莒人入向 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

曰大例在襄十三年○向舒亮反譙（疏）曹人入向○正義
在遒反亢音剛又苦浪反將子匠反（疏）曰世本曹已姓向
姜姓此傳云曹人入向以姜氏還文八年傳稱穆伯奔曹須
已氏是曹已向姜見於傳也譜云曹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
封弟叔振鐸於曹初都計後徙曹今城陽曹縣是也世本自紀公
以下爲已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其
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能知其
終始○注向小至三年○正義曰將卑師少稱人者周禮萬
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用兵多少
其數無常重其舉大事動大衆滿師則書之不滿則不書輕
其衆少故經皆不書旅也師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
師爲名取其衆義故經亦不書軍旅
壹皆曰師從衆辭是其義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
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
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雖不見理足可明君
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
今乃帥領一師君不言師則師尊自合書各師文
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雖
舉將名不云帥旅言衆少不足鋒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

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
者一旅之衆則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各不當見則空舉其
將謂之爲人人卽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
序列則將卑師衆者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寗殖侵鄭是
也隱五年公羊傳曰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
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師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
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
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之也若君將不言帥師師
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此用公羊爲說也劉絃云
卿則書人人當各氏之處由是將卑
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
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
族例在八年○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至八年○駭戶楷反（疏）見經今名
○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
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
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
夫者則其爵眞大夫也穀梁以極爲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
費伯帥師城郈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內故云附庸凡卿出使
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今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可稱

故也賈云極戎邑也極爲戎邑傳無文焉戎之於魯本無怨惡言脩惠公之好則是求與魯親公來信戎必故辭其盟耳秋卽與盟復脩戎好若已共戎會故不與盟旋令師人其都然後結好其爲惡行亦不是過讓位賢君固應不爾良史直筆爲得無譏傳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

于唐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疏〕注月必有誤○方音房與音預

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爲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倣此○裂音列繻音須爲于僞反下爲魯同別彼列反〔疏〕注裂繻至倣此○正義曰此書逆女傳曰卿爲君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書曰叔姬卿自逆也是爲君逆則稱女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

卿爲君逆則稱所逆女其自爲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故解之也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壻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爲君昏行者必不得逼於鄰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禀君母之命婦人之命不得不稱君命所命故裂繻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禀不得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非褒貶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是婦人之言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作自來之文也公羊言無母者稱父兄者諸侯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曰宗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無傳伯姬魯女○ 裂繻所逆者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子帛莒子盟于密 子帛裂繻

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疏〕注北有密鄉○帛音白辭如字又戶買反好呼報反〔疏〕子帛至密鄉○正義曰杜云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者案諸經文魯大夫出會他國省先書魯大夫下卽云及某人今子帛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同魯大夫故也○十有一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大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疏〕注桓未至三年○正義曰妾子爲君其母成爲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爲大子成葬三年○正義曰妾子爲君其母成爲子不應稱夫人也今稱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爲大子成葬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爲夫人也○鄭人伐衛凡師有鍾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許其脩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好呼報反注及下同〔疏〕注許其至不壹而足○正義曰戎背之公未得戎意恐好不久成故不許其盟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卽使足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爲戒他皆倣此○還音旋後皆同○司空無駭入極費庚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庚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庚音琴○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復扶又反○冬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爲于偽反○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

江西南昌府學栞

虞山盧氏雅雨堂藏版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　隱元年盡二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

杜氏注　孔穎達疏　按穎當作潁達當作達此六字在第二行杜氏上空四字疏字下空三字每卷標題同石經作杜氏盡十一年六字在第二行纂圖本在第三行淳熙本在第四行款式卷數與釋文合岳本氏下增注字在第三行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　此九字在第三行閒本監本毛本在圖本第四行低一格石經淳熙本岳本纂圖本在第一行案正義當有公字石經此行八分後卷同纂圖本春秋上增監本纂圖四字後卷同宋本正義春秋經傳集解六字為一條隱公第一四字跳行頂格為一條杜氏二字為一條不跳行亦與釋文石經合也

攷異云常準宋本毛本準作準案五經文字云從水傍旁字援閩監毛三本自此節至經元年以

前正義低二格以後低一格失宋板舊式矣

傳釋經意宋本監本毛本傳作博是也○今依訂正

隱公魯君侯爵宋本無隱公二小字上有隱公第一四字大陰文疏字及正義曰三小字下接魯君侯爵云云

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宋本凡下有一字

惠公弗皇子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弗王魯周公世家作涅盧文弨按本改作涅按文十六年釋文引魯世家作皇疏引同盧本不改史記律厤志亦作皇

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按此十字乃裴松之注引傳文非陳壽魏志原文

封樂亭侯案魏志封下有豐字

謚戴侯也浦鏜正誤也改作于是也

當稱德者非所企及閩本監本毛本當作嘗盧文弨按嘗改作常字按明末避諱多改常爲

又參考衆家爲之釋例浦鏜正誤據魏志注爲改作謂非也

傳

惠公元妃孟子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同五經文字云從戊己之己此本作妃誤後準石經

明始適夫人也釋文適本又作嫡案適與嫡字通此本注文雙行細字宋本同閩本始以注文改爲單行加注字於上非復宋本舊式監本毛本同

傳惠公元妃孟子宋本無傳字以下正義七節摠入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注下

一元之字浦鏜正誤疑作元之一字或之字衍

故杜注文十五年監本毛本文作云非

孟伯之字浦鏜云字當作氏

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宋本岳本毛本謚作謚非也

魯之夫人毛本夫人作大夫誤

公卒故特辨之宋本公作言閩本監本毛本作先公卒故毛本作此非

不赴則不稱薨毛本薨作公非

注聲謚至繼室各本室下有○宋本凡標起訖處上下並空一字

亦有姪娣監本毛本亦作又

猶不得稱夫人各本作稱此本誤侵今訂正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陳樹華云王充論衡雷虛篇紀妖篇並作文在其掌唯自然篇仍作手

其友及夫人閩本監本毛本友誤文

皆諮謀於桓然則桓公已成人也浦鏜正誤然作公

桓已成人宋本已作以案已以古多通用

故氏聲孟聲各本作曰是也杜氏釋例同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毛本世誤是

是以立為太子宋本岳本毛本太作大是也釋文云奪太字皆作大後放此說詳釋文校勘記

其父愛之宋本愛作嫠是也

但為桓年少宋本年作尚

凡稱傳者皆是為經陳樹華云經下當有張本二字

霍伯曰季等卒監本曰作白

仍可以稱大子也監本毛本脫可字

為周室之臣民毛本為誤謂

偏視二代浦鏜正誤視改作祖按此用周監二代之意監視也

尊王國而慢時主閩本監本毛本王誤二

此下二月有會盟之事考文云二作三與宋本合

以繼臣子之心浦鏜繼疑繫

雖非年初武進臧禮堂據定元年疏引釋例改非作則

公即位喪在外毛本作喪在外公即位非也

自是史官記事之體毛本記作紀

故年稱元年宋本下年字作也

杖大義監本毛本杖作仗按仗俗杖字

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致帝前宋本於下有元字銜字作銜毛本致字作

五

何休又云毛本又誤亦

正竟內之治閩本監本毛本竟作境按境俗竟字

王者不奉天以制號令閩本監本毛本同○補十行本初刻承後改作奉

則元者王之元年毛本作王者誤

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元浦鏜云史疑作使

何休言閩本監本毛本言作云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陳樹華云漢書鄒陽傳引作蔑父師古曰蔑讀爲蠛元和惠棟春秋左傳補注云蔑本姑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爲之諱能自通于大國宋本于作於

蔑姑蔑魯地魯國監本毛本作魯國魯地非也

卞縣南有姑城釋文卞或作弁按卞俗弁字杜氏釋例土地名姑下有蔑字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杜注亦作姑蔑城

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各本作安釋例作俠

齊桓行霸各本同釋例行霸作公伯

諸侯俱受王命毛本受誤有

曰邦國有疑宋本曰作凡與周禮合

及其禮儀閩本監本毛本儀作義

乃加方明于壇而祀之毛本祀誤禩

知者故祠之盬浦鏜正誤故作於

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宋本歃作飲不誤

定八年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閩本監本毛本捥誤椀

以奉流血而同歃釋例奉作承

附庸者以國附於大國宋本以國下有事字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陳樹華引趙匡集傳云鄢當作鄳鄭地也地理志作傿接舊作鄢是也史記正義作鄳云舊作鄢漢書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鄳劉在昭二十八年釋文云在弓音烏此鄭地當從鄢國語史伯曰鄢弊補丹依縣歷華君之土也

言段强大僞傑宋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大
已作僞字不必定作僞也
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釋文云滎本或作榮非案滎陽滎
皆作榮是也澤字古無從水者陸氏音義全書
鄭今潁川鄢陵縣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鄭作
鄢是也○今訂正
方遷其民於虢鄶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方作友宋本遷
改作友
自聲以下宋本聲下有公字釋例同
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案釋例作兄害弟者則稱
作則非
弟以彰兄罪浦鏜正誤者

存弟則示兄曲也釋例引作書弟非也
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新鄭宋本有下有宛陵縣又有
漢志宛作菀
去邠居岐釋例居作至
幽三爲大戎所役各本役作殺是此本修板不誤監本
毛本大作大非也
元年九年春秋之傳終矣釋例作十年
蓋用四馬也毛本蓋作故非
亦序於列其經舉國名以爲盟地者閩本監本毛本列
其作其列按列字
句絶
故言諸侯爲王卿士也毛本士誤是

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字 閩本監本毛本字作氏非

獨記日以見義者 宋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記作託釋例同

喪則親與小斂大斂 釋例喪作死與作其

即以新死小斂爲文 釋例以作親

而備書於經者 閩本監本毛本經誤終

傳元年

不書即位攝也 宋本不上有傳字

而隱終有推國授桓之心 閩本監本毛本推作讓

顏氏說以爲魯十二公 宋本顏作顏案顏容之顏後漢書亦作顏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同不得回庶龍顏水字下不言姓而疑之也

劉賈潁爲傳文生例 閩本監本毛本潁誤顧

且公羊以爲諸侯無攝 浦鏜正誤公羊作何休

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奬王室 毛本桓誤侯疑宋本淳熙本岳本作羣釋文亦作羣

宇按說文作奬从犬各書或从大或从廾

注王未至克卒 宋本此節正義在公攝位節注下

不可據列會以否以明有爵也 閩本監本毛本以改與按唐人正義多作以否

非公命也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公誤君

君舉必書 淳熙本必作筆非也

他皆倣此 岳本倣作放釋文同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毛本于作於非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宋本作初鄭至武姜以下正
杜以爲凡倒本其事者宋本作其是之謂乎注下
注申國今南陽宛縣宋本作申國至宛縣
其後申絕閩本監本毛本申誤申
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至之鄂侯宋本作注段出至鄂侯
非有共德可稱閩本監本毛本共作其誤
鋪口四方閩本監本毛本鋪作糊非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宋本作莊公至惡之
號叔死焉石經凡從虎字皆闕筆避唐太祖諱故號作虢
佗邑唯命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佗作他

故開以佗邑宋本岳本佗作他
史伯爲桓公詐謀云宋本監本毛本詐作設
鄶仲恃險監本毛本鄶誤鄫
云號叔封西浦鏜正誤據僖五年正義上增賈逵二字是也
傳云號仲謚其大夫謂叔之子孫字曰仲也閩本監本毛本謚誤諡謂謂誤謂
都城過百雉水經注濟水篇引作京城過百雉仁和趙一清云此句祭仲泛言先王建侯之制故曰都城鄙道元刪去今京不度句直改都城爲京城也
其實是大夫以否閩本監本毛本以作與
三堵爲雉一雉之牆毛本雉誤堆

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閩本監本毛本又誤文論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浦鏜正誤三作九俱是正文各本作文此誤文今訂正

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閩本監本毛本一誤二元和李鋭云王城方九里中都合五分取一置九里以五除之得一里又五分里之四又以里法三百步乘之四得一千二百步復以五除之得二百四十步故曰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也

長一百八雉也浦鏜正誤云八上脫六十二字

必自斃釋文斃本又作弊字按說文作獘从犬諸書改从大从廾而又別造斃字訓死

無生民心石經凡民字皆闕筆作𠊎避唐太宗諱

不義不暱考工記凡昵之類不能方注鄭司農云故書昵或爲槷杜子春云槷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劓李善文選注四十一引傳文暱亦作昵按昵暱之或字說文劓字注引作不義不劓或从刃作劓唐元度亦云劓字見春秋傳日聲刃聲尼聲匿聲皆雙聲也

高大而壞謂之崩監本壞誤壞

服虔以聚爲聚禾黍也監本毛本脫爲聚二字

如是二君宋本監本毛本毛本是作似

夫子始然宋本監本毛本毛本然作改

以害其弟各本作害此本誤言今訂正

足得誅之閩本監本毛本足作君非

遂寘姜氏于城潁石經潁字初刻作潁改刻作潁後潁考叔同

潁考叔案水經潁水注云陽乾山之潁谷潁考叔爲其封人然則潁當从水明矣禹潁考叔者猶言儀封人也而

廣韻於從禾之穎下云又姓左傳穎考叔似未安

食而不啜 宋本而作至

且告之悔 顧炎武云石經且誤具按石經此處闕炎武所據王堯惠刻也

其樂也融融 惠棟補注融古文作彤文選張衡思元賦注引作其樂也融融彤彤云融與彤古字通案後漢書馬融傳豐彤對蔚豐彤猶豐融也

其樂也洩洩 案洩洩當作泄泄考文提要作泄泄石經避太宗諱改宋以後本皆仍唐刻

潁考叔純孝也 石經凡純字闕筆作絅避憲宗諱

不皆與今說詩者同 岳本作皆不誤例

後皆倣此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後作他倣宋本岳本作放字正義同按作放乃俗字他倣此

此傳意以爲事之般類也 毛本意作義非

天王至故名 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揔入非禮也注下

緩賵惠公 監本毛本脫賵惠二字

不指所賵之人 毛本指誤知人誤言

同在方嶽之盟 毛本嶽誤軌

弊王室 閩本監本毛本弊作獘

今讚曰 閩本監本毛本並作合讚按今讚正義屢引之浦鏜正誤改作令蓋皆非是襄傳元年正義讚作贊

既葬則縗麻除 諸本作縗釋文作衰

卒哭而祔 閩本監本毛本祔誤祔

大始十年 按大當作泰

明不復寢苫枕凶 閩本監本毛本凶作堲按凶古堲字
預謂鄉人段暢曰 按晉書禮志作令段暢
全犬分明 按晉書禮志作令大義著明
豫凶事非禮也 石經豫作豫避唐代宗諱毛本改作預非也
夷國在城陽莊武縣 齊召南云城陽有莊武無莊武漢封
莊 宋昌晉封張華皆以莊武各本誤作
他皆倣此 宋本岳本倣作放
棐賁鑿也 釋文鑿音煩又音盤爾雅釋蟲棐蠙郭注云
棐賁盤即賁鑿也
莊二十九年 閩本二誤三
亦明春秋例 毛本明誤名

他如此類 毛本誤作他類如此
故傳直言其歸宿而已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宿作趣按作趣與杜序合
是時宋來伐隱 宋本作伐魯是也
而猶言公立也 宋本監本毛本猶作別
豈有宋師薨時已來成而後去 宋本成而後作葬時宋後 是也監本毛本未亦誤
公孫滑出奔衛 石經無出字
取廩延 毛本取誤請
及不臨喪 宋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臨下有其字
經傳無其事 宋本經作且

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三

若戎子駒支者 毛本戎誤王

莒己姓 毛本己誤紀 按人已之已與已此之已唐石經以及宋槧元刻之書皆分別不誤明時刊本往往互譌

須已氏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須作從是也

周武王封茲與於莒 宋本與作興

卿尊自合書各 宋本毛本各作名

由是將卑師少 浦鏜正誤由是疑猶似案由與猶古多通用

無駭帥師入極 案漢書古今人表作亡駭

其名見於傳 各本作名此誤各今訂正

今不書氏 毛本今誤故

高平方輿縣北有武唐亭 案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引杜說云武唐亭在方輿縣西南

他皆放此 岳本脫皆字

不欲自言娶婦 監本毛本自作目非

故卿爲君昏侍者 宋本侍作行是也

昏禮記所云 毛本脫所字

弟稱其兄是也 浦鏜正誤弟下補則字

凡師有鍾鼓曰伐 岳本鍾作鐘

盟或背之 毛本背誤肯

他皆倣此 淳熙本他作它宋本岳本倣作放

費伯父勝之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伯作叔是也釋文亦作叔音琴

治元年取廩延之劒 毛本治字空缺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無傳日行遲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反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驗例以長厤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己巳上音紀下音祀後倣此食如字本或作蝕音同量音亮縮所六反 疏 注日行至義曰古今之言厤者大率皆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此月爲遲每日行一度故一歲乃行一周天月行疾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一月內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乃逐及日言一月一周天者略言之耳其實及日之時不啻一周天也日月雖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之一月每一歲之間凡有十二會故一歲爲十二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而入

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日者以曆家一度分爲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爲半今月來及日凡二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校二十九分也日有食之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食而云日有食之者不言日被月食而云日有食之者何也以其月不可見作不知之辭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是言慎疑故不言月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常食故解之言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益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白隱之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二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食無常月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也當陽益之月不宜爲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事餘月則否其日食例皆書朔已已之下經無朔字長曆推此已已實是朔日而不書朔史失之也此注作大判言耳戰國及秦曆紀全此注作大判言耳戰國及秦曆紀全差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曆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加時後代脩之漸益詳密今爲曆者推步日食莫不得合但無頻月食法故漢朝以來始將千歲爲曆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世考之曆術事無不驗不可謂之疎失由是注不能定故未言之也又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白有頻食之理其解在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言日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也朔日並言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即傳直專反印因刃反

〔疏〕

天王崩○正義曰曲禮下曰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玄云異死名者爲人襲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白上頭壞曰崩聲顯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漸也精神漸盡也是由天子尊若山崩然諸侯卑取崩之聲以爲尊卑之差也不書天王名者以海內之主至尊之極故敬而不敢名也穀梁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蘇氏云王后崩大子卒不書者赴不及魯也今以爲略之例所不書也告喪禮云告王喪曰天王登假此言崩者

魯史裁約爲文不道常時赴不言登假也○注周平至不會正義曰今檢杜注無葬者皆顯言其謚此爲無葬故言周平王也仲尼脩經當改正眞僞以爲褒貶周人赴不以實孔子從僞而書者周人欲令諸侯速至故遂其僞則過足章矣故即傳其僞以懲其實而從其僞言人知其僞以戒後人也○君氏卒 隱創臣子之過釋例曰天王僞赴辭君子不變其文以愼其疑且虛實相生隨而長之真僞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也○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 疏 君氏卒○正義曰君氏者其與已異氏也○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亦不敢備禮於其母也謂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正義曰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呼母舅爲母氏舅氏言氏也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通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稱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賻音附礦必刃反共音恭本又作供音同令力呈反復扶又反 疏 注武氏至釋也○正義曰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云武氏子不書其字則其人未成爲大夫也若是上士例當書名又不應榮之父族謂之爲子明其是大夫之子也又王使至魯皆言天王使矣此後不言王使明其不稱王命也以此知此人父喪已終宜嗣父位但平王未命而崩新王居喪未得行其爵命政事聽於冢宰冢宰使之適魯冢宰不得專命故作自來之文專言王未葬者意兼兩事王喪在殯新王不得加臣爵位故此人仍繫父族王又不專命臣出行故此人不稱王使以未葬之故闕此二事故傳解之 未葬○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稱卒者略外以別內故來赴以名例在七年○別彼列反○冬十有一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癸未葬宋穆公 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爲君故隱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正義曰亥注魯使至六年○ 疏 ○爲于僞反惡烏路反。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類遣卿行者皆書其使名此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賤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爲之事而已盟則云及某盟會則云會某葬則云葬某公舉其所爲之事明有使往可知也釋例曰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三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過禮也諸侯曰薨禮之正名魯史自書君死曰薨若鄰國亦同書薨則與己君無別國史自在己國承他國赴告爲與己君同故惡其薨名雖赴赴告爲與己君同故惡其薨名雖赴以別內也至於書葬則五等之爵皆稱薨皆改赴書卒略外以別於國外據彼國之辭彼國臣子稱君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於國外據彼國臣子稱君稱公也又云惡其薨名改赴書者釋君曰公書使之行不得不稱公也又云惡其薨名改赴書者釋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書薨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邻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邻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是其說也案禮雜記赴告之辭云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赴辭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赴辭本無薨語而云惡其薨名者以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諸侯則不曰薨明其以薨告人故書薨也是知王侯喪者其通國命皆以崩薨相告記之所稱謂荅主人之問飾其文辭耳若以記文無薨即疑不以薨告記稱大夫士赴人之辭皆云不祿

豈大夫無卒名也以此知相赴策書必以薨爲文但擯者口傳赴辭義在謙退從士之不祿故禮記言之赴則必以薨但改赴書卒耳史之書事莫不在國會葬者自可在外書策者國內書之而云據彼國之辭者書使行之事言使爲此事行故文從彼稱不謂書不在國也卿爲君逆謂之逆女亦是書已之使據彼稱女與此同也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

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曰中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祔音附〔疏〕注夫人至詳矣正義曰僖八年致夫人傳曰不赴於同則弗致故知赴者赴於同盟之國也禮檀弓記葬禮云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

墓左反日中而虞士喪禮既葬乃反哭於廟遂適殯宮而虞是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正寢即殯宮也僖三十三年傳與檀弓記皆云卒哭而祔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雜記曰妾祔於妾祖姑是祔於祖姑者祔於祖姑也此三者皆夫人之喪禮夫人喪禮有三史策所書有二唯卒葬兩事而已其卒之異者或云夫人某氏薨仲子文姜之類是也或云某氏卒定姒孟子是也葬之異者或云葬某氏葬定姒是也或則不書葬也今聲子之類是闕一事則變一文但傳既并釋注三禮皆闕經異常辭必是闕不顯配雖言釋例詳之例亦未甚分明此傳故上三事故下三事若以次相配則不赴於諸侯故不曰薨不言葬文次相屬事乃似然但顧下不稱夫人不祔於姑故不稱夫人不祔且不祔傳義則不爾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稱夫人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反哭解不書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以不反哭解不書葬小君彼二傳皆以不赴故不曰薨由不反哭故不書葬也二事既然葬然則由不赴故不稱夫人斷可知矣傳文不以次相配者初死則由不祔故不稱夫人不祔乃赴葬乃反哭反哭之後始祔三者依事之先後為文也至書於經則夫人與薨共文故先言不稱夫人後言不書葬順經之先後為文也禮之本意必赴乃稱薨祔乃稱夫人反哭

乃書葬者夫人與君同體死必赴於鄰國若不以赴告於鄰國則夫人之禮不成尊成以否義由赴告成尊之狀在於書薨故赴則稱薨不赴則不稱薨也禮適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亦既不祔於姑便是適妾莫辯故祔則稱夫人不祔則不稱夫人也既葬於墓反哭於寢哀之尤極情之最切既葬而不反哭全是不念其親葬與不葬殆無以異故不反哭則不書葬也皆所以懲臣子責其不行禮也人之行禮有勤有惰未必廢則俱廢行則皆行此聲子自三禮皆闕其餘或可一行一否釋例曰夫人子氏赴而不反哭故不書葬定姒則反哭而不赴故書葬而不言小君以此二者據傳則然理在不惑但不知赴而不祔祔而不赴者辭當云何耳薨者夫人之死號不稱夫人必不得稱小君也孟子卒下注云不稱夫人故不言薨是夫人與薨文相將也葬定姒傳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注云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是以不赴不祔解不稱夫人也薨也小君也三者相將之物不可致詰蓋赴祔二禮課行一事則具此三文二事並廢則三文皆去耳何則檢此傳相配不赴則不曰薨不祔則不稱夫人由赴祔不由赴也孟子之傳乃云不赴故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於赴不由於祔

于虢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朝直遥反復扶又反任而鴈反後不音者皆同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子狐音胡下同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意○畀必二反與也四月

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溫今河内温縣成周洛陽縣也○祭側界反芟所銜反

注四月至陽縣也○正義曰此直言秋秋有三月若是季秋則今之七月杜必知秋今之夏者以此傳在武氏之上案經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故爲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麥熟在夏而去麥禾皆未熟者謂四月之時麥未熟七月之時禾未熟二者異時故言皆也周鄭交惡兩相疾惡

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

也定姒之傳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又以二事並解不稱夫人注云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明是二者俱闕乃去夫人課行一事則稱夫人稱夫人則必書薨書薨則必稱小君所異者不反哭則不書葬若不書葬則小君之文無所施耳即仲子是也赴同祔姑皆是夫人某氏薨惠公自有元妃別起而不祔祔而不赴則皆曰夫人某氏薨也○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故爲仲子立廟則仲子未必祔蓋以赴同之故得稱夫人薨不書葬則小君之文無所施耳即仲子是也

疏

注不書至妾媵○正義曰辟正夫人也隱見爲君故特書於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爲公音于僞反見賢遍反別彼列反

妾子爲君則其母得爲夫人不須辟仲子也但公以讓位之故不從正君之禮故亦不備禮於其母使之辟仲子也

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外内之禮皆如夫人云故如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禮也隱以讓桓攝位故不成禮於聲子假稱君氏以別凡妾媵蓋是一時之宜隱之至義也是其辟仲子之意也

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

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谿亦
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要於遥反間間厠之間谿
苦兮反爾雅云山夾水曰澗山瀆無所通曰谿沼之絕反沚
音止亦音市 蘋蘩薀藻之菜
本又作畤 薀紆粉反藻音早蘋蒲
丁反皤蒲多反白蒿也〔疏〕澗谿至之菜○正義曰毛即菜
蘋藻言菜之薄故文重也○注谿亦至毛草○正義曰爾雅
釋山云山夾水澗李巡曰山間有水釋名曰言水在兩山間
也釋水曰水注川曰谿李巡曰山中水瀆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
山瀆無所通谿李巡曰山中水瀆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
宋均曰無水曰谷有水曰谿然則谿亦山間有水之名是澗
之類故云谿亦澗也沼者池之別名張揖廣雅亦云沼池也
應劭風俗通云池者陂池從水也聲沚與畤音義同釋水曰
小渚曰沚釋名曰沚止也小水可止息其上草是地之毛周
禮宅不毛謂宅內無草木也故杜以毛爲草草即下句蘋蘩
薀藻是也蘩陸菜而云沼沚之毛者或采之水旁非皆水內
也○注蘋大至聚藻也○正義曰釋草云蓱蘋其大者蘋舍
人曰蓱一名蘋大者名蘋郭璞曰水中浮蘋江東謂之薸陸

機毛詩義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其麤大者謂之蘋小者曰
蘋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釋草又云蘩
皤蒿孫炎曰白蒿也陸機疏曰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
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烝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勞勞
故大戴禮夏小正曰蘩遊胡遊胡勞勞也許慎說文云藻
水草從月從水巢聲或作藻從藻毛詩傳曰藻聚藻聚藻也然則
此草好聚生薀藻聚藻也陸機疏云生水底
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
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也
此二藻皆可食夷煮搓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甘美揚州人
饑荒可以當穀食 筐筥錡釜之器
方曰筐員曰筥無足曰釜
有足曰錡○筐丘方反筥
九呂反錡其綺反〔疏〕注方曰至曰錡○正義曰此皆毛詩傳
反筐筥皆器也〔疏〕鄭箋之文也說文云筥飯牛筐也廣雅
云錡釜也 潢汙行潦之水
潢音黃汙音烏潦音老〔疏〕注
汙至流潦○正義曰停水謂
言道上聚流者也服虔云畜
潦道路之水是也此水用爲
之篇藻雖潦水所生要此潦
飲食故引洞酌
非生菜處也 可薦於鬼

神可羞於王公羞進也〈疏〉可薦至王公。正義曰上公也或以爲王公亦謂鬼神此言王公是生王言洞酌論天子之事是羞於公也言薦又言羞者鄭玄注庶人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之事是羞於王也采蘩云公侯之事是羞於

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如字又於妙反言二國。焉於虔反約

風有采蘩采蘋詩國風采蘩采蘋義取於不嫌薄物雅有行葦洞酌詩大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洞酌篇義取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行下孟反。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寧人先君穆公

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馮章欲反注同殤舒羊反舍音捨與如字一音餘〈疏〉武氏至葬曰蘇氏云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而立寧人○正義曰曲禮下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今與臣言亦云寡人則知其對臣民自稱同也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言不穀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公子莊公也○沒本亦作歿同馮皮氷反本亦作憑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

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爲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於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夫語助○夫音扶○正義曰義者宜也錯心方直動合事宜乃謂之爲義宜公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義理不弃其子今穆公方卒命孔父以義事而立殤公是穆公命立殤公出於仁義之中故杜云命出於義也必知命以義夫謂穆公命立殤公者以杜注云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終傷咸宜之福明知殤公受穆公之命與殷湯武丁同有咸宜是知穆公命殤公是爲義也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念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

唯在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頌似用反荷本又作何何可反又音河注同任也任音壬忽芳粉反稱尺證反傳直專反

天之命皆得其宜故天之百祿皆歸故得而荷負也今穆公示殤公亦得其宜故殤公宜荷其祿詩之意其是此事之謂乎○注詩頌至商頌○正義曰唐虞之代契爲司徒封於商十四世至湯王有天下遂以商爲代號後世有武丁者中興賢君時有作詩頌之者謂之商頌美湯與武丁能荷天祿今殤公亦荷天祿與詩義同故引以證之公羊傳言宋之禍宣公爲之尤其舍子立弟果令馮有爭心以馮之爭爲宣公之過今此傳善宣公故申明其事若使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但公子馮不帥父義失其咸宜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止善宣公知穆公耳馮自爭國非宣公之罪故善宣公子馮出居于鄭則是父使之出注言忿而出奔者四年傳曰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又衛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是馮出奔鄭鄭求公故據父言之則云使之出若據馮言之則云忿而出奔各從其實而爲之文也謚法短折不成曰殤布德執義曰穆○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 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 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 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僨弗問反仆也 疏 注既盟至日誤○正義曰釋言云僨僵也舍人曰背踣意也車踣而入濟是風吹之隊濟水非常之事故云傳記異也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榮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案檢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一皆依杜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庚戌無月而云十二月者以經盟于石門在十二月知此亦十二月也經書十二月下云癸未葬宋穆公計庚戌在癸未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彼長歷推此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在丙戌不得有庚戌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誤知日誤也○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得臣齊大子也此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疏 衛莊至莊姜○正義曰齊國侯爵譜云姜姓大公望之後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於呂或封於申故太公曰呂望也太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於營丘今臨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弟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奪齊太公之後滅矣案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知何公太子案史記十二年諸侯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僖公之女盖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爲太子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得臣爲太子云常處東宮者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大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太子在東也 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爲音于僞反○ 疏 所爲賦碩人也○正義曰此賦謂自作詩也班固曰不歌而誦亦曰賦鄭玄云賦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賦有二義此與閔二年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餘言賦者則皆誦古詩也 又娶于陳曰厲嫣生孝伯早死○嫣九偃反 疏 又娶于陳正義曰陳今陳國陳縣

國侯爵譜云嬀姓虞舜之後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先聖之後以元女大姬妃遏父之子滿封於陳賜姓曰嬀號胡公恒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僖公二十一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此當恒公時二嬀蓋恒公姊妹也**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嬀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疏〕注嬀陳至未定○正義曰謚法暴慢無親曰厲典禮無愆曰戴是皆謚也石碏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大子之位未定衞世家言立完爲大子非也**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吁況于反嬖必計反賤而得幸曰嬖**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衞大夫○好呼報反禁居鴆反一音金惡烏路反碏七略反**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

禍言將立爲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爲禍○邪似嗟反下同泆音逸〔疏〕弗納至過也○正義曰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儕上淫謂耆欲過度泆謂放恣無檢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言爲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道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懼其緣驕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

眕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夫音扶發句之端後放此憾本又作感同胡暗反恨也五年同眕之忍反重也鮮息淺反少也〔疏〕夫寵而至鮮矣○正義亦既驕矜必不能自降其心強降其心未有不恨亦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釋言云眕重也言恨則思亂必不能自安自重也寵而必驕降而必憾而不能眕言其心難自抑故言其能者少也驕而不能降言其勢必自然故言其能不然者少也鮮訓少以一鮮揔四事言四事皆鮮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

間親新間舊小加大
丁丈反間間厠之間下同比二反 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之義 疏
賤妨至破義○正義曰賤妨貴謂位有貴賤少陵長謂年有長幼楚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偏予重予辛是賤人而妨貴人也鄶捷菑以弟而欲奪兄位是年少而陵年長也齊東郭偃棠無咎專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彊是疎遠而間親戚也晉胥童夷羊五得君寵而去三郤是新臣而間舊臣也息伐鄭曹好宋是小國而加大國也陳靈蔡景姦穢無度是邪淫而破正義也妨謂加尚之間謂居其間使彼疎遠也加亦加陵破謂破散淫義不兩立行惡則破善故言破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予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弒其君故傳先經以

始事○去起呂反下同弒音試先悉薦反 疏 去順效逆○正義曰州吁於逆則逆也六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州吁偏犯之也○注老致至始事○正義曰禮七十而致事言還其所掌之事於君也傳之初始有此故言傳先經以始事餘不注從可知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習人城杞之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杞音起牟亡侯反易以豉反雍於用反莒人至牟婁○正義曰諧云杞姒姓夏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見春秋潛公六年獲麟之歲也潛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哀公十年辛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檢杞於此歲已見於經桓二年有杞侯來朝莊二十三年杞伯來朝於傳並無號謚又不書其卒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其謚乃見於傳未知此年杞國定是何君當是成公之父祖耳牟婁杞邑莒伐取之自 疏

是以後常爲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文三年秦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三十三年齊侯伐晉傳稱取朝歌並書伐不書取此伐取取不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書伐昭十年伐莒取鄆並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鄆書伐不書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鄆逆服故書取不書伐十年晉以取鄆討公故書伐不書取其伐國圍邑書圍以否亦從告也○注書取至婁鄉○正義曰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地理志云陳留郡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之後東樓公是杞本都陳留雍丘縣也志又云北海郡淳于縣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瓚案州國名淳于國之所都此淳于縣於漢屬北海郡晉時屬東莞郡故釋例土地名云州國都於東莞淳于縣以雍丘淳于雖郡別而竟連也桓五年傳稱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實來襄二十九年晉帥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是知淳于即杞國之都也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不知從何而遷故云淳于公亡國疑似并之而遷居其地僖十四年又從淳于而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又從緣陵而遷於淳于以無明文疑不敢質故言推尋事跡似當然也若然淳于爲杞所并定似不虛而遷都淳于未有事跡自雍丘而遷緣陵亦可知矣而杜必言遷都淳于又從淳于遷緣陵者以桓六年淳于公亡國襄二十九年又杞帥淳于則淳于始末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都緣陵之前亦都淳于也取國易者則直言取若取邾取鄫之類是也故不須加伐於上若其伐國取邑既小不得名通若不加伐於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雖易亦加伐文則伐杞取牟婁伐邾取須句之類是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乞師盟主興兵伐齊得邑既難而亦書取者因其伐齊晉使還汶陽之田魯不加兵故書取從易也劉君或疑此意遂云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非也○戊申衛州吁

弑其君完 稱臣弑君之例皆放此可以意求不重音完音丸〔疏〕十七日有日而無月○弑本又作殺同音試也稱臣臣之罪也注云稱臣至無月○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然則此桓州吁之名稱臣弑君是臣之罪也言完非無道而州吁爲賊也州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者傳文更無褒貶直是告辭不同史有詳略耳公子雖復非族而文當族處春秋書族以否大有乖異故杜備言之釋例曰尋案春秋諸氏族之稱

甚多參差而先儒皆以爲例欲託之於外赴則患有人身自來者例不可合因以辟陋未賜族爲說弒君不書族者四事州吁無知不稱公子公孫貿氏以爲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案公子商人亦弒君取國而獨稱公子宋督貿氏以爲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案傳自以失書弒君見義不在於氏也宋萬貿氏以爲未賜族也執殺大夫不書族者二事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爲陋案楚殺大夫公子側大夫成熊之等六七人皆稱氏族無爲獨於此二人陋也欲以爲通例則有若此之錯欲以爲無義例則傳曰嘉之故不名書曰仲孫嘉之書曰崔氏非其罪羣鴻師師皆曰疾之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尊晉罪已之文炳然著明以此推之知亦非仲尼所遺也斯蓋非史策舊法故無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或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略仲尼脩春秋因采以示義義之所起則刊而定之不者即因而示之不皆刊正也故蔡人嘉赴而經從稱季傳曰蔡人嘉之書省氏傳亦曰且告以族明皆從其本也書司馬華孫來盟亦無他比知非大例也然則據而捕之春秋之義諸侯之卿當以名氏備書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褒異則或稱官或稱氏若內卿有貶則特稱名文不直言魯人故異於外也若無褒無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舊文或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刊也是社解州吁不稱公子之意杜知然者正以經之所書無常比例褒則或書官或書氏貶則或稱人或去族既無定例則非舊典仲尼有所起發則刊正舊史無所褒貶則因循故策仲尼改者傳辨其由傳所不言則知無義正是史官自有詳略故耳戊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二月之日故長歷推此年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三月十七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內不足字誤故云有日而無月傳例時月日皆具獨此有日而無月經有此類○夏公及宋公

遇于清 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清亭○正義曰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曰會然則會者豫謀間地克期聚集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示威於衆各重其禮雖特會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會也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

然此時宋魯特會欲尋舊盟未及會期衛來告亂各一國相遇若三國簡禮亦曰遇故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是也曲禮稱未及期而相見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遇者倉卒儀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禮諸侯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案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婦呼夫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於理皆違是言春秋之遇與周禮冬遇異也莘次猶造次倉卒皆迫促不暇之意○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暈帥師會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子暈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其人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暈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暈許歸反強其丈反去起呂反下同溺乃歷反　疏　注他國至魯人○正義曰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及齊侯伐我此鄙及我師敗績然魯事皆得稱我則邑之卿佐被貶亦可稱我人所以不然者凡云我者皆上有他國之辭故對他稱我魯人出會他國上未有他國之文不可發首言我人故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濮音卜　疏　注州吁至水名○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賞罰之柄不在天子弒君取國為罪雖大若已列於諸侯會者則不復討也其有臣子殺之即與弒君無異未必禮法當然要其時俗如是宣公殺惡取國納賂於齊以請會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是其義也釋例又云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為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篡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定故諸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然杜前注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臣子殺之與弒君同則若未會諸侯臣子殺之不與弒君同似與釋例違者釋例所云諸弒不成君亦成君同義者即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及此年衛人殺州吁以其未會諸侯故不書爵猶不從兩下相殺之例故云亦與成君同義若既會諸侯則臣弒稱爵則文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是也曹伯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成十五年諸侯同盟于戚曹伯既列於會然後晉人執之十六年傳稱曹人請于

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即成君矣此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曹人之辭即是成例故云例在成十六年殺之於濮謂死於水旁也釋例土地名此濮下注云闕哀二十七年傳濮下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受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彼濮與此名同實異○冬十有二月衛故杜於此不言闕直云濮陳地水名

人立晉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衆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疏〕注衛人至入年○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逆而立之曰入此公子晉去衛居邢衛人迎而立之於法正當書入宜與齊小白同文傳言書曰衛人立晉衆也是仲尼善其得衆故改常例變文以示義也

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

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疏〕注謂二至之怨○正故以屬之未必往前更無怨也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爲州吁所弑則隱之二年當桓之世服虔以先君爲莊公非也何則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公納急子之妻生壽及朔朔能構兄壽能代死則是年皆長矣宣公以此年即位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矣雖壽之死未知何歲急子之娶當在宣初若隱之二年莊公猶在豈於父在之時已得烝父妾生急子也史記雖多謬誤此當信然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篡立者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篡初患反復扶又反下文復伐同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爲主儆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卑國之賦調○從才用反調徒弔反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蔡今汝南上蔡縣〔疏〕注蔡今至蔡縣○正義曰蔡國侯爵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也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爲蔡侯作劉昭以蔡仲成王復封之於蔡

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聲侯四年春秋之傳終矣聲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蔡地理志云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衆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編益所以亂○棼扶云反亂也編於云反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特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遍刑遍則親離疏阻兵而安忍○正義曰阻恃諸國之兵以求勝而征伐不已安忍行虐事刑殺遍度也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戢阻立反○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疏傳例人鄭人盟于翼公子豫請往公不許遂行彼則不書又不許而書於經又加貶責者公子豫請往梁丘請公事不獲已令其出會故以君命而書又加貶責公子豫公不許私竊而行翬則強其矣而還時鄭不○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諸其父石子曰王覲爲可○正義曰於王處行覲禮此事是爲可也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

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衞國
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
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覩其斬反見也朝直遥反後不出者皆放此褊必淺反一音必殄反耄毛報反
請衞人自臨討之○涖音利又音類臨也九月衞人使右宰醜涖殺州
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
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愛其子不教以義方
滅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常兼子愛之○獳奴侯反惡烏路反與焉音預○衞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
宣公即位公子晉也○正義曰賊討乃立自繼前君故不待踰年也

書曰衞人立晉衆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
畿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正義曰陳魚者獸猶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而陳列之也其實觀魚而書陳魚者國君尊位尊重非蒐狩大事則不當親行公故遣陳魚而觀其捕獲主畿其陳故書陳魚以示非禮也且言遠地故知書棠畿遠地也○夏四月
葬衞桓公○秋衞師入郕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郕音成國名將子常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之
近反○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手文髮之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人無益因姓以名官○
羽丁歷反爲于僞反別于僞反疏祀於寢宮廟初成木主遷入其中設祭以安神也祭則有樂故初獻六羽祀始也往前用六今乃用六也獻者奏也奏進聲樂以娛神也六羽謂六行之人秉羽舞

也○注成伸至名宮○正義曰考成釋詁文也言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恒用知耆案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爲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故春秋之經有文同事異如此之類是也注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以其與獻羽連文知考謂祭以成之非謂始築宮成也又解立宮之意惠公以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因即娶之雖不以爲夫人有欲以爲夫人之意禮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以二年十二月薨四年十二月已再期矣喪畢即應入廟至此始成宮者仲子立廟本非正法喪服既終將爲吉祭主無祭處始議立之故晚成也傳云始用六佾不書佾而書羽者以公問羽數故書羽也婦人法不當謚仲子無謚故因姓以名宮也立宮必書於策羽則非當所書善其復正故書之傳載衆仲之對而言公從之是其善之意也爲書六羽故言考宮言其因考以獻羽也若不爲羽當云立仲子之宮如立武宮煬宮然不須言考也禮雜記下云成廟則考之而不釁以廟則當釁寢則當考此廟言考者考是成就之義廟者鬼神所居祭祀以成之寢則生人所宅飲食以成之雜記注云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是也廟成釁之者尊而神之蓋太王未入之前已行釁禮也案雜記釁廟之禮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雞門當門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雞告於屋下割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是釁廟之禮此言考宮獻羽自爲主已入廟則祭以成之非釁禮與彼異也故公羊傳曰考宮者何考給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是謂祭爲考也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且堅之其意謂考即是釁也案雜記釁廟之禮止有雞羊既不用樂何由獻羽言將納仲子之主則是仍未入宮然則作主之宮雖當祭仲子耳又安得致五祀之神乎蘇氏云不稱夫人宮者恒宮僖宮不言公則仲子例不合稱夫人宮也不稱廟而言宮者於經例周公稱大廟羣公稱宮故仲子依例稱宮也若然案文十三年大室屋壞大廟桷室者謂大廟之室屋壞耳若傳文則大廟或稱宮即大宮之椽是也羣公或稱廟即稱廟是也○邾人鄭人伐宋　邾主兵故序鄭上

疏　注邾主至鄭上○正義曰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以其不稟王命故以

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主兵序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注云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是微人主兵亦序國君之上史策之常法也○蟆無傳蟲食苗心者爲災故書○蟆亡于反〔疏〕蟲食苗心蟆食葉蟲食節賊食根通含人口食苗心者名蟆言實實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蟆也食其節者言其貪狠故曰賊也食其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郭璞曰分別蟲咬食禾所在之名耳李巡孫炎以政致爲名舍人郭璞以食處爲名陸機疏云舊說蟆蟲蟲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諺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然則蟆非以蟲名以食苗之處爲名耳蟲○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

彄卒 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彄苦侯反〔疏〕正義曰檀弓下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君親弔之而不書者弔喪問疾人道之常假有得失不足褒貶如此小事例皆不書葬若國家所營則亦不可不吉大夫之葬皆臣子自爲非公家所及事不關國無以得書葬也他國之君書葬者遣使往會須書君命故耳

○宋人伐鄭圍長葛 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臧祀與戎○觀魚者本亦作漁者

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不物魚矢官歛人掌以時歛爲梁凡麛魚者掌其政令是謂捕魚爲魚魚者猶言獵者也○臧僖至敗也○正義曰凡物不足以

物亂叛之所起○度待洛反一音如字亟欺冀反數也〔疏〕觀魚者○度待洛反〔疏〕漁捕魚也然則捕魚謂之

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若其爲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碎盤遊雖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止謂不爲大事而陳此物故云不足以講大事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其爲飾器用故狩獵取材則可如其因遊宴戲樂所得之材不堪足以備飾器用止謂不爲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足以備器用也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已而行之以法感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爲軌爲物納民於其中也既言民歸軌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爲軌準度軌量即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飾謂之爲物章明物采即取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劉炫云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若則人君不親臨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教戰陳鱗甲不足以爲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以下云云同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物上下無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行國家之所以

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之本故不用使公行也事度軌量正是不軌材不充川是不物今君觀魚是爲亂國之政禍敗之道謂順時狩獵以教習戎事也材章物采正謂取其皮革以修造器物也下云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實非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鱉有首引自相配成也○注臧僖至與戎○正義曰僖伯名彄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即此冬書公子彄卒是也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是僖爲謚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字爲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爲氏今於僖伯之上已加臧者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成十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知大事祀與戎也必知兼祀者以下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也劉炫云田獵止教戎而言祀者獵狩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云俎祭宗廟器見此意也○注言器至所起○正義曰車馬旌旗衣服刀劒無不皆有法度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廣言之也器不當法用非其物則爲不軌不軌政不在君則亂敗之所起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蒐所求反索也獮

息淺反說文作獵壟穀梁傳云春曰田秋曰蒐
狩手又反索所百反孕以證反
義曰爾雅釋天四時之獵名與此同說者皆如此注故杜依
用之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
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其名
亦與此同鄭玄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
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
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
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者
良由微言既絕曲辨妄生上明親受聖師故獨與禮合漢代
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生
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
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
苗何苗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
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搜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案苗非
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獮盡皆不擾何云蒐索取肥雖
名通義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
說其名亦有意焉雖復春獵獲則取之不能擇取不孕夏獵
所取無多不能爲苗除害爲因時異而變文耳
謂之獵者蔡邕月令章句云獵者捷取之名也皆於農隙

疏 注蒐索至擇也○正

以講事也 冬隨時事之間○正
月自是常期就其月中簡選閒日雖則農月必有閒
時故曰隨時事之間也仲冬農之最隙故大備禮也三年
而治兵入而振旅 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
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
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振

疏 注雖四至衆也○正義
之慎反整也復扶又反下同
曰雖每年常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者以治
兵禮畢整衆而還振訊見整埋之義故振爲整也旅衆也釋
詁文治兵振旅坐作進退其禮皆同所異者唯長幼先後耳
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
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莊八年穀
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
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是其禮同也何休公羊
爲出曰祠兵休云殺牲饗士卒鄭玄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
是其所見本異也此治兵振旅亦四時教之但於三年大習
詳其文耳周禮春教振旅秋教治兵者四時教民各以其宜
春即止兵妝衆專心於農秋即繕甲厲兵將威不軌故異其

文耳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數所主反注同械戶戒反〔疏〕注飲於至獲也○正義曰桓二年傳例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彼飲至在廟知此言飲至亦飲於廟也軍之資實唯有車徒器王脩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故知數軍實者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說文云械器之摠名虞喜云器械謂鎧甲垝鋒也宣十二年傳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二注並云軍器不言車徒及所獲者彼無獵事故不言也昭文章

車服旌旗〔疏〕注車服旌旗○正義曰周禮巾車職曰革路建大旂以即戎木路建大麾以田田獵也計田獵當乘木路服冠弁服凡朝冠弁服鄭玄云冠弁但三年治兵乃習兵大禮不宜乘田車服田服天子蓋乘革路服韋弁也在軍君臣同服公卿以下蓋亦乘兵車服兵服也其旌旗則尊卑異建治兵之禮爲辨旗物必不建大白大麾大司馬職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百官載旗遂載旛郊野載旟百官載旗遂以獨田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帥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旛或載物隸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

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旛者以其將義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旛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然則治兵旌旗當如司馬職文也按司常職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旞道車載旞斿車載旌計大閱治兵俱是教戰而旌旗之物所建不同者鄭玄云凡須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容辟實然則大閱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與秋教治兵其名既同建當不異故服虔解此亦引司馬職文明是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案大司馬職教治兵王載大常所以巾車云大麾以田又云大白以即戎者先儒以爲王田春夏則大麾秋冬則大常旌旗所用雖如治兵之時然王若親車則建大白如字又方免反別也行戶郎反順少長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辨下注同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鳥獸之肉一本作其肉俎莊呂反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謂以飾法〔疏〕鳥獸至於器○正義曰謚文云革獸皮治去
度之器其毛革更之然則有毛爲皮去毛爲革周禮
掌皮秋斂皮冬斂革以其小異故別時斂之散文則皮革通
也頷上大齒謂之爲牙鳥翼長毛謂之爲羽齒牙毛羽各自
小異故歷言之也登於俎謂升俎以共祭登於器謂在器以
爲飾諸器之飾有用此材者○注俎祭宗廟器○正義曰饗
燕之饌莫不用俎獨言宗廟者明田獵取禽主爲祭祀若
此其燕食則公亦不爲下注云法度之器其義亦然非法之
器公亦不舉登訓爲升服虔以上登爲升下登爲成二登不
容異訓且云不成於器爲不辭矣又器以此物爲飾寧復待
之乃成也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鼈蜃特牲少牢祭祀
之禮皆有魚爲俎實肉登於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爲非禮
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妄出遊獵雖取鳥獸元不爲祭祀不
登於器亦謂盤遊元不爲取材以飾器物今公觀魚乃是遊
戲故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雖君所親至於庶羞雜物細
小之倫雖爲祭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邁豆之物苟可薦
者莫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劉炫云此言田獵之時小鳥小
獸則公不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況魚非講事不宜輒
親射祭祀水土云云同

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
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射食亦反皁才早反輿音餘猥烏罪反〔疏〕若大至及也○正義曰山林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之實謂菱芡魚鼈之屬此皆器用之所資須賤人之所守掌非人君所宜親及之也此雖意諫觀魚而廣言小事故注云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非諸侯所親也雜猥謂諸雜猥碎也資謂器之資財待此而備器之所用及所盛皆是也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與此同也若然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彼禮天子親行此譏公者彼以時魚潔美取之以薦宗廟特重其事天子親行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爲戲樂隱公觀魚志在遊戲故譏之也

公曰吾將略地焉

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行下孟反〔疏〕注孫辭至否矣○正義曰僖九年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又十六年傳曰謀鄀且東略也略者巡行之名也公曰吾將略地焉言欲案行邊竟是孫辭也若國竟之內不應譏公遠

遊且言遠地明是他竟也竟也釋略地則非魯竟也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

上也 遂往陳魚而觀之 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捕音步一音搏

億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

且言遠地也 矢亦陳也棠遂地○從才用反竟音境 疏 注矢亦陳也○正義曰釋詁云○曲沃莊伯以鄭人伐翼 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那國在廣平襄國縣○正義曰晉國侯爵譜云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沃至國縣○正義曰晉國侯爵譜云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六原晉陽縣是也燮父改之曰晉燮父孫成侯徙都曲沃今河東聞喜縣是也穆侯徙都絳鄂侯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入十二年而韓趙魏滅晉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志又曰趙國襄國縣故那國然則於漢屬趙國於晉屬

廣平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為後晉事張本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傳具一本作傳見賢遍反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

四月鄭人侵衛牧 故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衛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倣此○牧州牧之牧徐音目

以報東門之役 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 南燕國今東郡燕縣○燕於賢反國名 疏 注南燕至燕縣○正義曰燕有二國一稱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莊二十燕仲父見傳耳 鄭祭

足原繁滹鴈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北制

鄭地今河南城皐縣也一名虎牢○洩息列反曼音萬

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

公子曼公子元也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

敗燕師于北制

二公子伯子元也

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

立哀侯于翼

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衛之亂也邾人侵

衛故衛師入郕

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父音甫

疏注郕國至郕鄉○正義曰史記管蔡世家稱郕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後世無所見既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文十二年郕大子朱儒奔魯書曰郕伯來奔見於經傳則郕國伯爵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

萬舞也○正義曰案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

公問羽數於衆仲

問執羽人數

對曰

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

天子用八

八八六十四人

諸侯用六

六六三十六人

疏注六六三十六人○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爲二佾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傳見晉侯滅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鍾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爲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爲二佾若二八即是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

大夫四

四四十六人

士二

二二

四人士有功賜用樂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情○八音金鍾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土塤木柷敔匏笙革鼓也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

廣莫風東北方融風
鮑白交反蹈徒報反〔疏〕夫舞至八風○正義曰舞爲樂主音逐舞節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不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也○注八音至其情○正義曰八音爲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周禮大師職文也鄭玄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鼖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八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離音絲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冬至廣莫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而爲之立名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融同也沈氏云案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柷敔主秋分樂用磬允主立秋樂用鍾坤主立秋樂用磬允主敔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更說制樂之本節音行風之意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使人用手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次序人情使不蘊結也蟋蟀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是節其制也舜歌南風曰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是序其情也〔疏〕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

始用六佾也

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也〔疏〕注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正義曰襄十二年傳曰魯爲諸姬臨於周廟是唯至用六○正義曰襄十二年傳曰魯爲諸姬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八禮記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周公之廟用八也傳曰始用六佾則知以前用八何休云僭齊也下僭上之辭魯之僭以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他公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詳問衆仲衆仲因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初獻六羽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他公則仍用八也至襄昭之時魯猶皆亦用八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此皆天

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減從正禮尚書於經若更僭非禮無容不書白此之後不書僭用八佾知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也○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釋四年再見伐之根○道音導本亦作導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東門役在四年○郛芳夫反下同宋人使來告命告命策書公聞其人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使所吏反下同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爲七年公伐邾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正義曰詩伐木篇毛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耆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觀禮載天子呼諸侯之稱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然則諸侯之國有大小之異大夫無也之大小明以年之長少爲異莊十四年傳稱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禮記祭統稱衛莊公呼孔悝爲叔舅諸侯呼異姓大夫爲伯舅同姓大夫爲叔父者雖則無文明亦然矣僖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則幼少呼曰叔父者是隱公之親叔父也此注自言臣之大法耳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疏
注諸侯至之等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

欽定四庫全書

江西南昌府學栞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 隱三年盡五年

經三年

己巳日有食之 釋文食如字本或作蝕音同案詩日有食之漢書劉向傳引作日有蝕之是蝕與食通

或有頻交而食者 各本作頻此本誤三今訂正

令月來及日 宋本令作今不誤

是過半校二十九分也 閩本校誤麥

知其不可知也 宋本下知字重是也

或有頻交而食者 各本作頻此本誤雖今訂正

襄二十二年 宋本下二作一不誤

食無常月各本作食此本誤本今訂正
當陽量之月閩本監本毛本量作長宋本作盛是也
故有伐鼓用幣之事各本作用此本誤周今訂正
其日食例各本作日此本誤衣今訂正
厤紀全差宋本作全廢
會稽都尉劉洪此本實闕劉字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漸益詳密宋本詳作微
故漢朝以來閩本監本毛本朝作興宋本作初
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浦鏜正誤皆下增以爲二字
不可謂之錯誤世考之厤術監本毛本世作也
則自有頻食之理宋本自作日不誤
言日不言朔各本作朔此本誤明今訂正
食晦夜也浦鏜云食晦夜三字本作夜食
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岳本懲下有創字與正義合
典禮下曰宋本典作曲是也
無葬者皆顯言其論閩本監本毛本無作凡字按此說
明日月闕否各本作闕此本誤闕今訂正
且虛實相生段玉裁校作實虛相生
隨而長之監本毛本長作表非
言其與已異氏也閩本監本毛本異氏誤倒

猶不共奉王喪各本作共此本誤其今訂正釋文云共本又作供

注武氏王釋名各本名作也下有○此本誤脫

故來赴以名岳本脫來字

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淳熙本濟誤齊

癸未葬宋穆公以記鄭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作繆公禮記喪服小記鄭氏注繆讀爲穆聲之誤也陳樹華云凡論法曰穆者史漢多作繆蓋古字假借也

曰寡君不祿閩本監本毛本君作人非也

則不曰薨閩本則作故

傳三年

不赴於諸侯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於作于下哭于附于毛本並改於纂圖本作附于

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宋本墓誤基淳熙本作葬亦非

今聲子三禮皆闕宋本子作君案正義作子監本此處模糊重脩監本誤于

既封有司以凡筵舍奠於墓左宋本墓誤基

反日中而虞閩本監本毛本反作及

唯卒葬兩事而已監本毛本兩作故

必有闕一事則變一文宋本一事作二事

故不稱夫人閩本監本毛本故作則

初死乃赴宋本監本毛本乃作即

順記之先後爲文也宋本監本毛本記作經不誤○今依訂正

課行一事則其此三文宋本亦作課閩本監本毛本作果下同其各本作具是也○補

其今改具

定姒之傳 浦鏜云姒氏誤定姒

不須辟孟子也 毛本孟作仲不誤○今依訂正

則尊得加於臣子 宋本得作德誤

亦仕王朝 宋本仕作任非

王欲分政於虢 毛本於作于非

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說文注引春秋傳曰鄭大子曾案曾與忽古今字論語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仲曾

麥禾皆未熟 宋本熟作孰疏同陳樹華引博雅音云憲案弊字从丮辜即孰字也與孰誰之孰無異唯玉篇孰字加火未知所出

苟有明信 詩采蘩正義引作明德

淵潛沼沚之毛 釋文沚作時云本又作沘疏云沘與時音義同

蘋繁溫藻之菜 詩采蘋正義引作蘊藻文選蜀都賦注引同宋張有復古篇以蘊爲溫之俗體

蘋藻言菜之薄 山井鼎云蘋作蘊

然則潛亦山間有水之名 宋本無則字是也

小渚曰沚 陳樹華云南宋本渚作陼按今本爾雅作陼釋文云陼字又作渚

周禮宅不毛謂宅內無草木也 閩本草木作薄水非

陸機毛詩義疏 宋本毛本機作璣按嘉定錢大昕云古書機與璣通馬鄭尚書璿璣字皆作機同時又同姓名古人不以爲嫌也白李濟翁資暇集強作解事謂元恪名當從玉旁晁公武讀書志承其說以或題陸機者爲非自後經史刊本遇元恪名輒改從玉

列子謂考古者但當知卅本疏爲元恪撰非士衡撰若其名則皆從本而士衡名字與尚書相應果欲依今本尚書何不改士衡名邪

可糈蒸爲茹宋本蒸作烝是也下同

說文曰藻水草從月從水巢聲宋本同諸本藻作藻案宋本作卅是也說文藻云或从澡从字

或作藻從藻宋本閩本從藻作從澡是

莖大如箸宋本著作箸是也

煮熟挼去腥氣宋本熟作孰

負曰笞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負作圓釋文同案詩召南采蘋傳作圓曰笞說文簚字注云圜曰簚圜與圓通簚即笞字義與毛傳同也

注方曰至曰錡宋本以下正義四節總入昭忠信也注下

此皆毛詩傳鄭箋之文也宋本作詩毛傳不誤浦鏜正誤云鄭箋之三字衍文

潢汙行水岳本作亭水案亭通作停

注潢汙至流潦閩本汙誤音

故言二國宋本言作云

采蘩采蘋淳熙本蘩誤蘋

洞酌上傳所言皆有彼篇之事補此本上傳誤主簿彼誤反今依各本訂正

雖薄物皆可爲用纂圖本毛本可爲誤倒

武氏子來賻毛本賻誤則

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毛本誤倒作即宣公子

若弃德不讓 閩本監本毛本弃作棄石經避唐太宗諱作弃

使公子馮出居於鄭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於作于是也

辟殤公也 淳熙本公也訛作八月

公子馮不咈父義 毛本咈誤出

百禄是荷 宋本荷作何注同釋文亦作何案詩作何字作何字則與說文字義合凡作荷者皆字之假借也

言成湯武丁 宋本成作殷是也

今穆公示殤公亦得其宜 宋本示作立是也

爲宣公之禍 宋本禍作過是也○今依訂正

是風吹之隊濟水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隊作墜

濟爲榮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榮作滎亦非案當作滎周禮職方氏注引作泲爲滎也今滎作滎衞包所改

癸未之前三十三日 毛本三十作二十非也

此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案此字衍文諸本所無

案史記十二年諸侯年表 宋本無上年字是也毛本記誤計

或可據知象 宋本監本毛本知作易不誤考文作見

故太子在東也 宋本東下有宮字

又娶于陳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在莊姜以爲已子注後

爲隱公之立年也 宋本立作元是也○今依訂正

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 監本毛本娣字誤作姊已子石經岳本作已子是也

石碏諫曰 漢石經公羊殘碑碏從足作蹏

涇謂者欲過度 宋本旨作嗜正字者假借字

邪是何事能起四過 毛本作四禍非也

降而不憾憾而能賝者鮮矣 釋文憾本又作感說文云感動人心也俗加立心說文所無陳樹華云釋文以憾爲正反以感爲一作之字

經四年

武王克殷求禹之後 按釋例作武王克紂求禹後

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 按釋例杞作之

應劭曰 宋本劭作邵下並同按邵高也應字伸遠高遠義相近改作劭非也

淳于國之所都 浦鏜正誤于下有公字

六年春寔來雖知其國必滅 宋本寔作實

疑似并之 宋本監本毛本疑作杞是也

若然淳于爲杞所并 宋本若作雖

若取邾取鄫之類是也 宋本邾作郑是也○今依訂正

上言伐下言取者 宋本監本毛本下誤不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毛本戊申誤庚戌釋文弑本又作殺出凡釋文作殺分注中無本雖作弑各本注同獨與釋文及一作某字耳舉此可以例推今皆仍其舊但爲標出不更改從釋文凡適嫡禦御等字放此毀玉裁曰凡敘其事曰殺正其罪名曰弑弑者聖人正名定罪之書法而三傳紀事多用殺字後人轉寫經傳多致淆亂宜以此義求之

戊申三月十七日 宋本三月上有在字

注云稱君 毛本注作杜非

言衆所共絕也 毛本言作君非

而文當族處春秋書族以否 閩本處作據以作與

釋例曰 閩本例誤案

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爲陋 毛本宜作夷非

未必是二月之日 閩本監本毛本二作一誤

二月壬辰朔 宋本二作三不誤○今依訂正

經有比類故知此亦同之 閩本監本毛本比作此非

諸侯未及期 毛本及誤必

克期聚集 浦鏜正誤克作剋

此婦呼夫共朝 重脩監本乎作乎非也

魯之卿佐 岳本魯作國連上文而已爲句案岳本是也他本已誤已

案鄭伯使宛來歸祊 重脩監本案誤裒宛毛本作完亦非

則已之事佐被貶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事作淵

魯人出會他國 此本人出會他國五字模糊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人出作之盟非也

不可發首言我人故也 閩本監本毛本首作列

不在天子弒君取國 閩本監本毛本弒作殺

則君臣之分定 宋本監本毛本分下有已字

亦成君同義者 宋本監本毛本亦下有與字

至高平鉅野縣入濟彼濮與此名同實異 毛本脫彼濮二字

傳四年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宋公作宋人非

終始二十矣宋本十下有年字是也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陳樹華云文選西征賦注引杜注阻恃也又辨亡論引傳文并注同

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淳熙本脫民殘二字

阻兵而安忍宋本此節正義在必不免之下

阻恃諸國之兵以求勝宋本作阻訓恃也恃兵以求勝考文同

弗戢將自焚也石經宋本岳本閩本毛本戢作戢案說文五經文字戢在戈部

故書至疾之也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晉鄭不車戰之下

公子不許宋本監本毛本子作亦是也○今依訂正

以州吁不安諮其父淳熙本諮作謀

王覲爲可宋本此節正義在其是之謂乎注下

老夫耄矣釋文耄作老石經初刻作耄改亦作耄字按耄者耋省也

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石經宋本淳熙本于作於

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石經初刻脫其字自其宰至曰石字一行計十五字皆重刊

明小義則常兼子愛之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常作當是也

宣公即位宋本此節正義在衆也之下

經五年

公矢魚于棠史記作觀漁于棠漢書五行志亦作漁此古字假借也說文有魚無漁

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史記正義引杜注唐作棠魚作漁釋例亦云唐即棠本宋地

其實觀魚而書陳魚者此本作貴閩本監本毛本作貴亦非宋本作實是也今從宋本故書羽淳熙本羽作與非

杜於此不解初義閩本監本毛本杜作度誤

婦人法不當論毛本婦作非誤

羽則非當所書閩本監本毛本當所誤倒

宗人視之案禮雜記宗人視之今監本禮記譌作祝非也宋本注疏不誤此疏作視是也

血流于前監本毛本血流誤倒

食其飾者言其貪狼故曰賊也毛本狼作狠非案詩正義引李巡云作食禾節者下其根亦作禾根

大夫書卒不書葬閩本監本毛本脫下書字

弔喪問疾人道之常宋本道作君

臧僖伯諫曰漢書五行志僖作釐古今人表亦作釐案僖與釐通

僖諡也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僖誤伯

亂敗之所起纂圖本毛本敗作政非也

觀魚者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總入且言遠地也注下

正義曰說文云漁捕魚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漁作魚即取財以飾軍國之器是也毛本取誤此

秋獮冬狩釋文云獮說文作獵

曲辨妄生宋本辨作辯

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案困學紀聞云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誤

因穀梁之文爲之生說毛本生誤主

擇其懷任者也浦鏜正誤其疑去盧文弨校本作擇去其懷任者也

整衆而還纂圖本毛本整作振非

三年而復爲禘祭監本禘誤諦

軍之資實唯有車徒器械閩本監本毛本唯作雖非也

說文云械器之摠名毛本械器誤倒

二注並云軍器宋本監本毛本器作實

不言車徒宋本不上有軍器二字

軍吏諸軍帥也監本毛本帥作師案唐人帥多作師既又譌師

衆屬軍吏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史作吏

王建大常閩本監本毛本王誤如

道車載旜閩本監本毛本車作居旜作旃並誤

凡頒旗物閩本監本毛本物作所非也

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閩本監本毛本去軍字誤作師

等列行伍淳熙本伍作仜非也

以其小異閩本監本毛本小作少非

凡祭祀共其魚之鱗薨監本毛本薨譌
小鳥小獸浦鏜正誤鳥作禽
則公不射何焯校本公改君非
川澤之實謂菱芡魚鱉之屬毛本菱作蔆案蔆遍作菱
彼以時魚絜美閩本監本毛本絜作潔○按今人用潔
旁非也漢注唐石宋槧皆用絜近人則盡加水
僖九年傳曰毛本九誤元
謀鄀且東略也閩本監本毛本鄀誤魯
若國竟之內閩本監本毛本竟作境俗字
僖伯稱疾不從顧炎武云石經疾誤作侯案石經此處闕顧炎武所據乃謬刻也

釋詁云閩本監本毛本云作文非也
注曲沃至國縣宋本此節正義在注隨晉地之下
變父改之曰晉變父孫成侯閩本監本毛本變改燮
注南燕至燕縣宋本此節正義在不可以師句下
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閩本監本亦脫年字據宋本毛本補
北制鄭邑毛本北誤此考文云此作北足利本同案北字亦誤
敗燕師于北制毛本北制誤倒
而立哀侯于翼宋本脫于翼二字
注萬舞也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拽入公從之節注下
節其制而序其清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序作敘

離音絲宋本離作离下同

使不薀結也閩本監本毛本薀作蘊

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簴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唯作惟下唯在同

詳問衆仲因明大典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重衆仲二字是也

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淳熙本庭作是唯誤雖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閩本監本毛本下誤子

他公之廟毛本他誤也

公則仍用八也閩本監本毛本仍作因

注諸侯至不聽宋本此節正義在注加命服之等之下

是隱公之親叔父也閩本監本毛本親作稱非

此注自言臣之大法耳宋本監本毛本言下有呼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止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校勘記

宋本閩本毛本言不於此